

中外名人传记百部

ZHONG WAI MING REN ZHUAN JI BAI BU

邓肯传

The image features two white calla lilies in a black, rounded vase. The background is a deep purple gradient. The flowers are positioned in the lower half of the frame, with one in the foreground and another slightly behind it. The stems are green and extend upwards.

北京圣碟科贸有限公司制作

世界名人传记

邓肯传

X X X 编著

目 录

引子.....	002
第一章 叛逆的精灵.....	005
第二章 艰难的跋涉.....	012
第三章 向着光明行进.....	021
第四章 朝圣之路.....	044
第五章 舞蹈学校.....	057
第六章 痛苦的母亲和情人.....	070
第七章 一个全新的世界.....	092
第八章 辉煌的挽歌.....	113

引 子

呵，我们不能再等待
我们要登上航船，哦嗨
我们要欢快地航行于无路的海上，
无畏地驶向未知的海岸
——惠特曼

这里站立着一个举世无双的女人，在仅属于她的舞台上，高傲地伸展着纤长的手臂，身披白纱，赤着双足，踏着前所未有的舞步，俯视人类的苦痛、欢欣，以无与伦比的身体语言诉说着迷醉、春天、喜悦、悲伤、探询、爱情、生命、青春、死亡等种种纷繁复杂的主题。“爱情与艺术”就像两列长长的铁轨，在她生命的列车之后紧紧相随。它们时而相互融合，时而交叉而过，谱写出这个非凡的女人惊世骇俗、傲立世间的一生。她始终生活在鲜花与污水、赞扬与诅咒、钦佩与蔑视的夹缝中，然而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伊莎多拉·邓肯这个为舞而生的艺术家也从未放弃过自己的主张，从未以丝毫的妥协退让去换取片刻的宁静。她始终以天生的高傲与钢铁般的意志去抗争着世俗的

偏见与压力，就像梅里美笔下桀傲不驯的卡门，只忠实于自己的心灵深处独特的感受。在她生前，赞颂她的人称她为“西方现代舞之母”，“时代的曙光”；诋毁她的人说“伊莎多拉不过是一个业余舞蹈家”。欣赏她的人说：“她不仅仅是个第一流的艺术家……而且还是一种精神，一种道德力量……”，一个“伟大的女性”，抨击她的人则说她是“一个轻佻放荡的女人”。在她死后，她依旧是毁誉不一的传奇人物。但是，无论怎样，没有人可以否认伊莎多拉·邓肯的舞蹈艺术在舞蹈史中的重要地位，她开创了崇尚自然、异彩纷呈的现代舞的时代，她证实了舞蹈是一种有生命的、充满了灵感的高尚的艺术，是一种生命所独有的律动方式。

那么伊莎多拉·邓肯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她是贞洁的圣母呢，还是放荡的妖妇？在这一点上，与伊莎多拉一起生活多年的艾尔玛·邓肯的说法似乎较为肯切，她说：“伊莎多拉的命运在两台织机上来回穿梭。在一台织机上，织的是她的艺术生命的织物，色彩斑斓，式样华贵，图案单纯而美丽；在另一台织机上，织的是她个人生活的织物，虽然色彩和先前提到的织物同样瑰丽，但经纬混乱错杂，图案缺乏对称，支离破碎，或者甚至是几个图案的连续，新颖而刺眼。

从表面上来看，常常被这位反常的织匠的手弄得一塌糊涂。”

或许这就是一个在灵光笼罩下为了艺术和爱情的执着追求而执迷不悔的女性世界的真实写照。邓肯的一生，时而荆棘丛生，时而鲜花铺地；时而阴云密布，时而阳光普照。就让我们追溯着她浪漫而坎坷的一生来追索一位天才女性的伟大心灵。她的灵魂不朽，有如一盏孤灯在夜空中绽放永不熄灭的光芒。

第一章 叛逆的精灵

1977年5月26日，伊莎多拉·邓肯出生于美国旧金山，她是舞蹈着来到这个世界的。在她出生之前，母亲异常痛苦，因为肚子里的这个孩子让她时刻不得安宁。她常说：“我肚子里的这个孩子一定很不正常。”果真，小伊莎多拉一生下来就拼命地手舞足蹈，母亲不由地喊道：“你们看，我没说错吧，这孩子是个疯子！”后来，母亲给她穿上衣服，把她放在桌子中央，随便奏什么曲子，小伊莎多拉便随着音乐胡乱地挥舞她的小手。

伊莎多拉还在襁褓中的时候，父母便离了婚。伊莎多拉是家中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们全都跟着母亲生活。伊莎多拉的母亲是一个音乐家，终日在外教课，很晚才回家，她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没有钱替孩子们雇请保姆或仆人，因此伊莎多拉从小就过着一种极为自由的生活。她出生于海滨，最愿意的事就是 在海滨一人独自游荡，任情臆想。她最终跳舞的观念，就来源于海水中波浪的形式及节奏。伊莎多拉是生在古希腊的司爱与美的女神阿芙罗蒂特的星座之下的，而这位女神也恰好诞生于海水和波浪之中。可以

说，小时候在海滨独自畅想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为她以后创作那种充满灵性的、自由奔放的舞蹈奠定了基础，也造就了她不受约束的性格。

伊莎多拉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叛逆的性格便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了。她的母亲是个无神论者，她把一些思想也灌输给了她的孩子们。伊莎多拉5岁那年，一次在学校里庆祝圣诞节，老师分发糖果时喊着说：“孩子们，你们看圣诞老人带来了什么？”伊莎多拉当时便站起来庄严地说：“我不相信你所说的，我不相信有什么圣诞老人。”老师非常不高兴，说：“只有相信圣诞老人的孩子才有糖果。”伊莎多拉回答说：“那么我就不要你的糖果。”当时老师生气极了，她把伊莎多拉叫到前面去，坐在地板上以示惩罚。伊莎多拉走上前去，掉转身来对全班同学大声地说：“我不相信别人说谎。我母亲告诉我她太穷了，不能作圣诞老人；只有那些有钱的母亲，才能装作圣诞老人给小孩送礼物。”这时老师把她拎了起来，强迫她坐在地上，而她使劲地用腿撑着，用力抵抗着，迫使老师始终只能把她的脚后跟向着地板敲打。老师只好强迫她站在墙角里，她把头掉转过来，不住地喊着：“就是没有圣诞老人！就是没有圣诞老人！”老师没有办法，只好打发她回家去。她在回家的路上还一直不停地这样叫喊，

心中充满不平的感觉。

在伊莎多拉看来，学校里的普通教育是完全无用的。当然现在我们知道情况并不是这样，重要的是对有特殊才能的学生要有特别的教育方式。但在她那个时候，学校里的教育是相当刻板和乏味的。她在班上，一会儿被认为聪明得令人惊异，是班上最拔尖的；一会儿又成了倒数第一，蠢得不可救药。而这一切，仅仅取决于她是否愿意去背那些所学的功课。不管是拔尖还是倒数第一，伊莎多拉都是讨厌上课的。她所受的真正的教育是在晚上，她的母亲弹奏着贝多芬的音乐，朗诵着莎士比亚、雪莱、济慈、彭斯的诗歌的时候是她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这一家人的作息从无固定时间，生活自由自在，没有任何约束。或许正是由于这种自由的、充满浪漫和诗情的教育及生活方式，铸就了伊莎多拉兄妹们无拘无束、放纵不羁的性格，并且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道路——献身艺术。

伊莎多拉令人惊异的感悟力及早熟思想和才华似乎就直接得益于其母的教育及感召力。在她6岁那年，她曾模仿母亲的样子背诵利特尔所作的《拟安东尼给克莉奥佩特拉的诗》：

“我要死了，埃及啊，我要死了！
我的红艳的生命之潮，快要退落了！”

当时在场的人无不被伊莎多拉语调中那种隐含的凄怆与忧伤所深深打动，并为这么小的孩子对这种成人感情的深刻理解感到惊叹不已。

尽管伊莎多拉的母亲用爱的精神食粮滋养着她的四个孩子，但是他们的物质生活一直是贫困的。正是这种贫困的生活，培养了伊莎多拉在逆境中拼命奋斗，对保守势力决不低头的宝贵品质。一次老师让同学们写各人的历史，邓肯这样写道：“我五岁的时候，住在第二十三条街的一个小房子里，因为没有付房租，不能再住，便搬到第十七条街，不久我们的钱不够，房东不许迁延，便又搬到第二十二条街，在那里我们不能安然地住下去，于是搬到第十条街。”当时邓肯把她的这段家庭史读出的时候，老师大发雷霆，认为她故意捣乱，并把她送交校长，校长把她母亲请来，母亲读了她的文章之后，不禁痛哭失声，因为这的确是他们当时真实的生活纪录。

在这种艰难的生活环境中，伊莎多拉成为家中最勇敢的一个孩子。每当家中钱粮告罄的时候，总是她自告奋勇到肉店里去，向屠夫花言巧语地弄些小块羊肉回来；她也总是到面包店里去请求老板继续赊帐；有时伊莎多拉头上戴着母亲织的小绒线帽，挨家挨户地去兜售母亲织的各种东西，价钱比卖到店里的还要

高！伊莎多拉酷爱这种冒险的“事业”，每当她胜利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劫掠成功的盗匪一样，得意洋洋，满载而归。这对她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使她长大以后能够应付那些专横的经理先生们。伊莎多拉认为，父母所能给予子女最好的遗产，是让他们具有独立奋斗的精神，使自己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立足。

伊莎多拉大约6岁的时候，有一天母亲回家，发现她召集了邻居家的五六个小孩——他们小到还不会走路，都围着她坐在地上，学着她的样子挥舞着手臂。母亲问她在干什么，她说这是她的舞蹈学校。母亲觉得很有趣，就坐在钢琴前为她弹奏乐曲。这个学校居然就这样办了起来，而且大受欢迎。邻近许多女孩子都来了，她们的父母还给了伊莎多拉一点钱，让她教他们的孩子——一项后来被证明很赚钱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

过了几年，伊莎多拉10岁了，来向她学跳舞的女生越来越多。她对母亲说，自己已经会挣钱了，这比上学重要得多，上学只是在浪费时间。她把头发梳在顶上，扬言自己已经16岁了。由于她个子很高，所以别人听了也都会相信。后来姐姐伊莉莎白也和她一起教孩子们，需要她们的人越来越多，旧金山许多有钱人家都请她们去教跳舞。

12岁的时候，伊莎多拉和她的哥哥、姐姐一起办了一个小剧院。在这个小剧院里，伊莎多拉跳舞，哥哥奥古斯丁朗诵诗歌。有时姐姐伊莉莎白和哥哥雷蒙德也加入进来，合演喜剧。小剧院越办越好，在邻里中受到普遍的赞扬，因此他们就到海滨去巡回演出。这几个十几岁的孩子，足迹居然踏遍了圣克拉拉、圣罗莎、圣巴巴拉等海滨地区。

伊莎多拉和她的兄弟姐妹们教授舞蹈的名声一天比一天大了。伊莎多拉总是随着自己的想象去教导学生，并没有什么固定的程序，也没有什么系统。有一位老妇人常在晚上到她家去，并且说她一看见伊莎多拉就想起爱斯娜，她还把爱斯娜成功的历史讲给邓肯一家人听，宣称：“伊莎多拉将来会成为爱斯娜第二的。”这话激起了伊莎多拉的梦想。于是母亲就和这位老妇人一起把伊莎多拉带到旧金山一个著名的舞蹈教师那里去。老师教她芭蕾，要她立在脚尖上跳舞，并告诉她是为了美。然而伊莎多拉认为这种违反自然的动作非常之丑，这不是舞蹈，而只是一种呆笨平凡的柔软体操。

至此，伊莎多拉第一次开始想象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舞蹈，尽管她尚且不知道这种舞蹈究竟是怎样的，但在她幼小的心灵里，那是一个自然、伟大、神圣的

世界，而她需要一把钥匙，启开这座神秘之门。

第二章 艰难的跋涉

离开学校以后，伊莎多拉成了一个极为迷恋书本的人，她经常到离家很远的一个图书馆去借书。那时她读了狄更斯、萨克雷、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还有无数小说，不管好的坏的，她都一古脑儿吞了下去。她经常在蜡烛的微光下彻夜读书，直到天明。她甚至写过一本小说，办过一份报纸，报纸上所有的社论、本地新闻、短篇小说全是她一个人写的。

伊莎多拉的性格越来越倾向于独立，由于受到读的书的影响，她打算离开旧金山到别处去旅行。她邀集全家人来商量这件事，侃侃而谈，说了一个多小时，向他们说明为什么不能在旧金山再呆下去。母亲似乎给弄糊涂了，但她情愿跟女儿到任何地方去，其他人也认为她的建议似乎不无道理。于是，母亲决定和伊莎多拉先期出发，她们买了两张优惠车票去芝加哥。姐姐和两个哥哥先留在家，等有朝一日妹妹发了财的时候再来接他们。

就这样，母女俩来到了芝加哥，时值酷热的六月天。母女俩随身带的只有一个小提箱，外祖母的一些老式首饰，还有 25 块钱。伊莎多拉盼望她立刻可以

找到一份工作，以后一切都会变得顺利和简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她带着那件希腊式的长袍，拜访了一位又一位经理，给他们表演舞蹈。而他们都像最初的那位一样，说：“你的表演好倒是好，只是不适宜舞台演出。”

过了几星期，她们的钱渐渐花光了，典押祖母的首饰也没弄到多少钱。不可避免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因为付不起房租，行李全被店主扣留，母女俩被拒之门外，一文不名，只好流浪街头。

伊莎多拉想到自己的外衣衣领上还有一个小小的上等真丝花边，在炎炎烈日下，她东奔西走，转了一整天想卖掉它，终于在傍晚时把它脱了手，卖了大约10美元。这钱足够她们再租一间房子了。至于剩下的钱，她买了一箱西红柿。以后接连几个星期，母女俩就靠这些西红柿度日，既没有面包，也没有盐。可怜的母亲变得越来越衰弱，连坐都坐不起来了。每天一早伊莎多拉就出门去找工作，去见剧院经理。最后她只好决定，只要有工作，不管干什么都行。

一天，伊莎多拉找到了共济会屋顶花园的经理，这个人嘴含一根很粗的雪茄，帽子压住了一只眼睛，傲慢地看完了她的舞蹈——她在门德尔松的《春之歌》的伴奏下翩然起舞……

“喂，你长得不错，”经理说，“风度也挺优美。如果你肯改变一下，跳些刺激的玩艺儿，我就可以雇你。”

想到家里靠最后一点西红柿维持生命的母亲，伊莎多拉便问他：“什么是刺激的玩艺儿？”

他说：“不是你跳的这种东西，要会旋转、踢腿。你可以先跳希腊式的舞蹈，然后改穿荷叶边的裙子，用力踢腿，一定很吸引观众。”

伊莎多拉动心了，但是到哪里去找荷叶边裙子呢？她知道如果开口向这个经理借钱或预支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于是她贸然把一切都答应下来了。

这一天天气很热，伊莎多拉徘徊在大街上，又饿又累，差点晕倒。这时她看见一家百货公司就在眼前，于是进店去求见经理。当时她被引进办公室后，看见一位年轻人坐在写字台后面，瞧上去挺和气，于是就向他解释说第二天上午需要一件带花边的裙子，如果能赊给她，她一定领到薪金就付款。不知道当时出于怎样的考虑，这位年轻人应允了她的请求。多年以后，伊莎多拉又遇见了这人，他便是赫赫有名的巨富塞佛利基。

就这样，伊莎多拉拿着做裙子的红色和白色料子以及荷叶花边回了家。到了家中，她发现母亲衰弱极

了。尽管如此，母亲依旧勇敢地坐了起来，为伊莎多拉赶制服装，干了整整一夜，直到黎明才缝好。伊莎多拉拿着这套服装回到了屋顶花园，那里的乐队已准备就绪了。

“你要用什么音乐来伴奏呢？”经理问。

伊莎多拉随口说了一句：“《华盛顿邮车》吧！”

“——这是当时的一首流行曲。音乐响了起来，伊莎多拉尽最大努力给经理跳了一段“刺激”的舞蹈，边跳边编。经理高兴极了，从嘴里取出雪茄，说道：

“跳得不错！明晚你来吧，我要替你宣布一个特别节目。”

他给伊莎多拉周薪50元，并且很慷慨地预付了一个星期。

伊莎多拉用一个艺名在这家屋顶花园登台表演，获得很大成功，但她心里对这种舞蹈厌恶之极。周末，经理提出要续约，甚至想进行一次巡回演出，但伊莎多拉拒绝了他的要求。这种违背自己的理想只是取悦观众的事，她不想再干了。伊莎多拉在心里暗暗对自己说，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这一年的夏天是伊莎多拉一生中最为痛苦的时期之一。以后再回到芝加哥的时候，每次看到大街，她就会感到饥饿，感到恶心透顶！

然而，在这次可怕的经历中，勇敢的母亲从未提出要回家去。

在芝加哥期间，伊莎多拉结识了一个名叫安柏尔的女记者，她邀请伊莎多拉和她的母亲来到他们的“波希米亚”集会中去。这些“波希米亚人”是一群最奇特的人——包括诗人、艺术家、演员，来自不同的国度，共同的特点便是一文不名。在这群人当中，有一个名叫麦拉斯基的波兰人，有着红色的头发和胡须。或许因为他是这个集会当中唯一冷眼旁观的看客，有一种超然的态度，伊莎多拉狂热地爱上了他，认为只有他懂得自己的理想与工作，这也是她一生中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恋爱。

夏天快过完了，母女俩手中的钱也快花完了。一天，伊莎多拉看到著名的奥古斯丁·戴利正在芝加哥。她决定去见这位大人物，因为据说他是美国最喜欢艺术、最有审美眼光的剧团经理。伊莎多拉几经周折，终于见到了戴利。于是她鼓足勇气，向他发表了不同寻常的长篇演说：

“我发现了已失传两千多年的真正的舞蹈艺术。您是一位兴趣高雅的舞台艺术家，但是您的舞台上缺乏了一种东西——那就是使古希腊的剧院因之而伟大的悲剧的歌舞。我给您带来了足以使我们这个时代发

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伟大的思想。我的这种思想，是在何处发现的呢？我是从太平洋之滨，是在枝叶招展的内华达山的松林之中发现的。我看见了少年美利坚的形象在洛基山巅飞舞。我们国家最伟大的诗人就是瓦尔特·惠特曼，我发现的舞蹈足以同惠特曼的诗媲美，而我实在可以说是惠特曼精神上的女儿。我要为美利坚的儿女创造出一种表现美利坚精神的新舞蹈，它将给您的剧院带来它所缺少的那个生命所系的灵魂——真正舞蹈演员的灵魂……”

这不啻是伊莎多拉关于现代舞的一篇宣言。

戴利看到这个瘦小、古怪的女孩竟敢这样高傲地对他侃侃而谈，真不知该如何是好，只是回答了一句：“我在纽约预备排演一出哑剧，10月1日排练的时候，你可以去试试，如果合适便录用你。”

就这样，伊莎多拉离开了芝加哥，到了纽约，在戴利的剧团里跑跑龙套，表演哑剧。哑剧其实是伊莎多拉所极为厌恶的，认为它是悬于舞蹈和戏剧之间的一块不毛之地，毫无意义。然而为了生活，又不得不如此。因为除了母亲，姐姐伊莉莎白和哥哥奥古斯丁也来了。

在练习过程中，伊莎多拉不断地遭到斥骂，然而最难过的，是她的理想离她遥不可及。演哑剧的尝试

遭到了失败，戴利要伊莎多拉表演《仲夏夜之梦》。尽管她并不喜欢仙女这样的角色，然而她还是答应下来了，并且跳得非常之好，观众很欢迎她的表演。

这样的生活过了一年之后，伊莎多拉感到非常不快乐，她觉得她的梦想、目标、志愿都如幻影一样，不可追捉。就在她预备同麦拉斯基结婚以缓解她的痛苦的时候，奥古斯丁打听到麦拉斯基在伦敦已早有妻室。伊莎多拉从此不再向往婚姻以及稳定的生活，而她那个梦想则一天天如火般烧灼着她。终于有一天，伊莎多拉离开了那个剧团。尽管钱已所剩无几，然而她每天合着母亲的伴奏翩翩起舞，心中无比快乐。

伊莎多拉决心继续自己的追求。这时，她被艾思伯特·涅文的音乐所深深吸引，为他的《那喀索斯》、《奥菲莉亚》、《水仙》等作品创作了舞蹈。

一天，伊莎多拉正在艺术室里练习的时候，忽然有一个青年冲了进来，怒发冲冠。他向伊莎多拉冲了过来，大声嚷道：“听说你用我的乐曲跳舞，我不准！我的音乐不是跳舞的音乐，我不准你用它来跳舞！”

伊莎多拉牵着他的手，领他到一把椅子旁边。“请坐。”她说，“我要用你的乐曲跳个舞给你看看，要是你不喜欢，我发誓以后决不再用它来跳舞。”

于是，伊莎多拉用涅文的《那喀索斯》跳舞给他

看。从那美妙的曲调中，伊莎多拉早已发现作曲家对年轻的喀索斯的想象：他站在水边注视自己的影子，终于对影子发生了深深的爱恋，最后他心力消竭而死，化为一朵水仙……

最后一个音符的声响还未消逝，涅文已经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冲过去一把将伊莎多拉抱住，两眼噙满泪水，凝视着她说：“你是一个天使，你是歌舞女神，你所表现的动作，就是我创作乐曲时心中的形象。”

接着，伊莎多拉又为他跳了《奥菲莉亚》和《水仙》。他越看越入神，最后主动地坐到钢琴边，为伊莎多拉即兴创作了一首名为《春天》的舞曲。但是这个曲调当时没有记下来，使伊莎多拉终生引为憾事。因为在当时那种痛苦的环境中，生活极为艰难，涅文染上了深度癡狂症，终至早夭。伊莎多拉一直认为以他的才华，是可以成为美国的肖邦的。

当时涅文完全迷醉于伊莎多拉的舞蹈了，他提议他们一同举行演出，并允诺亲自为她伴奏。

第一次的演出非常成功，接着又演了几次，在纽约轰动一时。如果当时他们俩能物色到一个能干的经纪人的话，那他们很可能从此事业成功，但当时这两个沉迷于理想的年轻人对此都一无所知。

由于演出获得了成功，伊莎多拉的名气也越来越

大，许多社交界的名媛都邀请她到她们的客厅演出。但是伊莎多拉认为这些观众尽管欣赏她的舞蹈，却没有一个人对她的艺术有一点点起码的理解。而且在那个时代，人们对一个舞蹈演员的评价，比一个高等的仆人强不了多少。伊莎多拉对自己的舞蹈在祖国的遭遇一天天失望，恰逢此时他们所住的旅馆起火，使他们全部的财产损失殆尽，于是一家人决定去欧洲碰碰运气。

第三章 向着光明行进

1899年，在伊莎多拉的倡导下，邓肯一家决定到伦敦去，除了奥古斯丁，他因为婚事留在了美国。这趟旅行需要一笔可观的费用，伊莎多拉到那些曾经邀请她跳舞的阔太太家求援，好不容易才凑足了300元钱。但是这笔钱连购买普通轮船的二等舱票都不够。最后还是雷蒙德想了一个好主意，在码头上找了一条运牛的小船，一家人提了几个小包便上了船。

伊莎多拉一家初到伦敦的时候，非常地高兴，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新奇。他们乘着公共马车四处游逛，压根儿已忘了他们的钱实在有限。不过在伦敦，那些著名的建筑如维斯特明尼斯特教堂，大英博物馆，伦敦塔，白金汉宫等等，实在让这酷爱美和艺术的一家人大开眼界，赞叹不已。直到有一天，旅馆里恼怒的主妇向他们追着索帐，这才把他们游历的美梦惊醒了。

终于，这一家人徘徊在伦敦的街头，无钱，无友，在晚上无歇宿的地方。他们试了两家旅馆，老板见这一家人落魄的模样，心生疑惑，坚决要预付房租。他们又走进几家供宿夜铺位的房屋，那些房东太太一个个表现出同样的冷酷无情。最后，他们只好去格林公

园的长椅处住宿，然而，又来了个恶狠狠的警察，喝令他们立刻滚蛋！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有三天三夜之久，一家人仅以一便士的小饼子充饥，白天就混在大英博物馆里。到了第四天，伊莎多拉带领全家人踏进了伦敦一个很好的旅馆，告诉守门人他们刚坐夜车从利物浦至此，行李还未到，暂时先开房间给他们休息。也许是伊莎多拉优雅的举止及沉着的态度赢得了守门人的信任吧，邓肯一家人不仅得到了很好的休息，而且吃了一顿丰盛的大餐。到了第二天，全家人又在伊莎多拉的带领下走出门去，正如他们当时走进来一样，不过这一次没叫醒门房。经过这场休息，他们的精神大大恢复了。

一天，伊莎多拉从报纸上看见某夫人将大宴宾客的消息。在纽约时，她曾在这位夫人家中跳过舞。于是，她灵机一动，找到这位夫人家。这位夫人十分友好地接待了她，并应允伊莎多拉一家到她家表演舞蹈。她慷慨地预付了一张10英镑的支票，这笔款子使得邓肯一家得以租到一间小小的艺室。

这是一个典型的英国上流人士的聚会。人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伊莎多拉跳舞时赤着脚，穿着拖鞋，身上披着透明的轻纱，尽管这种装束几年后在德国风靡一时。那天晚上，伊莎多拉跳的是涅文的《那喀索斯》

和《奥菲莉亚》，有人议论说：“那个女孩子的表情怎么那么悲哀？”晚会结束的时候，伊莎多拉跳了门德尔松的《春之歌》。英国人是特别讲究礼貌的民族，甚至没有人想要评论一下伊莎多拉那别出心裁的舞服。大家只是说些“多美啊”，“好极了”，“多谢您了”之类的话，仅此而已。

不过，这次晚会后，伊莎多拉收到许多请帖，邀她到知名人士家中去表演舞蹈。头一天她可能在皇亲国戚面前跳舞，而第二天却可能连饭也吃不上。因为主人有时付钱给她，而更多的时候连一分也不给。

有一次伊莎多拉替某个慈善事业募捐，跳了四个钟头，所得的报酬仅是一个有爵位的夫人亲手替她倒牛奶并且给她杨梅吃，但是由于她已经好几天没吃饱过了，所以那些牛奶杨梅使她极不舒服。这时，另外一位夫人提起一个装满金镑的包说：“你看，你替我们育儿院募捐到了这么多钱！”

伊莎多拉和母亲由于极度敏感和自尊，不仅没有表现出丝毫不快，反而节衣缩食，添置行头，以显出好像是事业很发达的样子。

在伦敦，伊莎多拉得到了麦拉斯基加入“西班牙之战”，后来得伤寒症死了的消息，非常震惊，她于是决定去拜望麦拉斯基的夫人。麦太太是个矮小而奇

特的人，异常清瘦，闪耀的灰色眼珠加上稀疏的灰头发，已经是个十足的小老太太了。她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等她的丈夫写信叫她到美国去，苦守着时日，如今昔人已逝，她的等待已变得毫无意义。伊莎多拉一方面对这一对夫妻的命运非常哀恸，一方面又有一种对于这种虚掷岁月以候佳运到来的失败的人的鄙夷之感，因为她自己是决不会徒劳地等待什么的。她的心中，充满了奋斗的精神和强有力的感觉，而希望也正在不远的地方向她微笑。

到了七月底，伦敦的社交季节结束了，而邓肯一家人在旺季却没有攒下几个钱。转眼就是九月，姐姐伊莉莎白决定回美国去挣些钱。快乐、温雅的伊莉莎白走了，而寒冷、阴郁的十月迫近了。一家人初次尝到了伦敦大雾的滋味，天天喝廉价的羹汤也好像使他们得了贫血症。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似乎大英博物馆也没有从前可爱了。有好些日子，他们甚至没有勇气出门，大家在房间里裹着被子，用一块块纸板在临时凑合的棋盘上下棋。有时他们甚至连起床的精神都没有，整天躺在床上。

不久，他们收到了伊莉莎白寄来的汇款单，她已经到达纽约，并开了一所舞蹈学校，日子过得不坏。这个消息使全家人一下子振作起来。

一个和暖的晚秋之夜，伊莎多拉和哥哥雷蒙德正在花园里跳舞，一个极其美丽的、头戴大黑帽的妇人走过来问道：“你们是从哪儿钻出来的？”

“压根儿不是从哪儿钻出来的，”伊莎多拉回答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好吧，”这位妇人说，“不管你们是钻出来的，还是掉下来的，总之你们非常惹人喜爱。你们愿意到我家去玩玩吗？”

兄妹俩来到这妇人极为可爱的家中，她坐在钢琴旁为他们伴奏，演唱古老的英国歌曲，朗诵诗歌，然后让伊莎多拉为她跳舞。

这位妇人就是帕特里克·坎贝尔夫人，她长得极为美丽，满头飘舞的黑色长发，白皙的面颊，乌黑的大眼睛，神态温柔，嗓音甜美，就像一个仙子，伊莎多拉觉得自己都快要爱上她了。这次与她的邂逅，终于把邓肯一家从忧郁和沮丧中解救了出来，成为他们否极泰来的转折点。

坎贝尔夫人把伊莎多拉介绍给温得汉夫人，这位夫人也极其周到地接待了她，请她吃火旁茶点。英国上流社会优雅、规矩、闲适的生活方式，给了伊莎多拉深刻的印象。在温夫人的晚宴上，伊莎多拉认识了一个名叫哈尔的人。这是一位画家，同柏恩钟斯、罗

塞蒂、马利斯等著名画家是好朋友，此外同惠斯勒和丁尼生也很熟识。哈尔是现代美术陈列馆的董事之一，他给伊莎多拉安排了一次表演。

那天，伊莎多拉围着喷泉跳舞，四周有许多奇异的花草及成排的棕榈，她像一个自由的精灵那样轻盈地飞舞。她表演完之后，画家利其曼讲了舞蹈与绘画的关系，文学家安得烈兰讲舞蹈与希腊神话的关系，音乐家巴利讲舞蹈与音乐的关系。这次表演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差不多每一个有名的人都来邀请伊莎多拉，她第一次看到命运对她露出了笑脸。

在一个贵妇人的酒会上，伊莎多拉被介绍给了威尔士亲王，接着又被引见给爱德华国王，国王高兴地称赞她是个盖恩斯巴罗的美女，这些赞辞更提高了伊莎多拉在伦敦社交界的声誉。

伊莎多拉还在不断地学习，寻找新的感受。她在国立艺术陈列馆看见了意大利的艺术，很受启发。一个名叫爱斯利的青年诗人，每天为她朗诵史文朋、济慈、勃朗宁、罗塞蒂以及王尔德等人的诗歌。伊莎多拉从这些诗句中捕捉到许多绝妙的意象，为她的舞蹈创作开阔了思路。

哈尔带伊莎多拉去看了亨利·艾文和爱伦特丽所表演的戏剧。在她心中，爱伦特丽简直是一个美的典

范，一个完全的理想人物。而亨利·艾文的表演更令人惊讶，他的才能和伟大甚至不逊色于但丁！

哈尔还带伊莎多拉去看望了大画家瓦茨，画家给她讲了自己关于艺术及人生的态度，那些独特的思想闪耀着天才的火花，而他所画的爱伦特丽的画像，也是惊人的美丽。

就这样，伊莎多拉接触了当时伦敦文学界和艺术界最上流的人物。但是冬季越深的时候，伊莎多拉在客厅表演的机会就越少了。所以她就加入了班荪公司，但是他们让伊莎多拉表演的，不外乎《仲夏夜之梦》里的仙女那一类角色。剧院的经理们似乎总也不能理解伊莎多拉那非凡的艺术境界。

尽管伊莎多拉也很喜欢伦敦，但这种安静的生活与她天性中那些热烈奔放的东西是极不相称的。第二年春天，邓肯一家人横渡英吉利海峡来到了巴黎。

巴黎对于邓肯一家人来说，简直是艺术朝圣者的麦加。伊莎多拉和雷蒙德几乎天天去卢浮宫参观，直到关门时还赖着不肯走。伊莎多拉穿着白色的裙子，戴着自由之神的帽子；雷蒙德则戴着大黑礼帽，领子上系着飘飘的带子，看见他俩的人，都认为他们是怪物。

在希腊花瓶的陈列室里，雷蒙德用铅笔画下了所

有的花瓶。他们逗留的时间太久，以至于管理员都对他们起了疑心。然而巴黎还有多少艺术殿堂啊——克吕尼博物馆、卡纳瓦莱博物馆、巴黎圣母院……每经过一处历史古迹，他们无不伫立良久，赞叹不已。这些灿烂的人类文明的精华，是如此深刻地打动了这两个年轻人的心，让他们为这些古老而伟大的艺术而狂热地迷醉了。

1900年春夏之交，巴黎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博览会，哈尔从伦敦来到了巴黎，伊莎多拉非常高兴。他们终日在各展览室游览，晚上在埃菲尔铁塔晚餐。每逢星期日他们就坐火车到乡下去，在凡尔赛各花园里或是圣日耳曼森林里游荡。哈尔为伊莎多拉在森林中跳舞的样子画了很多速写。

这一年的博览会十分盛大，云集了许多国家的作品及艺术家，不过伊莎多拉觉得它不如卢浮宫中陈列的艺术伟大。唯一留给她深刻印象的是日本的雅加的悲剧舞蹈以及罗丹的雕塑艺术，尤其是后者，这两个艺术上的叛逆者对于生命有许多相似的理解。听到别人无知的评论，伊莎多拉总忍不住要怒吼：“这并不是人体的本身，不过是一种记号，是人生理想的观念！”

转眼秋天到了，哈尔要回伦敦去，就把伊莎多拉

托付给了他的侄子罗佛拉。这个青年热心地给她讲解哥特式的建筑，并教她欣赏路易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等时代的艺术，这些知识伊莎多拉都是头一回听到，大开眼界。

罗佛拉把伊莎多拉介绍给他的朋友们，一个很好看的青年布尼，一个年轻的文人彭尼亚。一天，伊莎多拉在马塞夫人（布尼的母亲）家里表演了舞蹈，她的舞蹈得到了音乐家米沙格等人热情的赞扬和鼓励。因为马塞夫人的客厅是当时巴黎最艺术化最精美的所在，在座的人无不是巴黎最有名望的人，伊莎多拉在这里得到了无数的鲜花和赞美，可以说是一下子征服了巴黎。

然而在此伊莎多拉又一次遇到了感情上的挫折，她深深地爱上了那个苍白的文人彭尼亚。尽管他长得不好看，然而他智慧的头脑和渊博的学识使他周身闪耀着一种光辉。他经常来给伊莎多拉朗诵莫里哀、佛拉贝、戈蒂耶、莫泊桑等名家作品以及梅特林克的梦幻戏剧，还有一些别的现代法国名著，这种办法使伊莎多拉的法文修养进步神速，而且汲取了很多有益的文学素养。彭尼亚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只是轻易不表露。王尔德的死使他感受到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哀，看着这个脸色苍白的人，伊莎多拉被深深地打动了。

一次，伊莎多拉和彭尼亚坐在森林里四条路的交叉之处，彭尼亚说右边是“佳运”，左边是“和平”，前面直路是“永垂不朽”。“那么我们所坐的这里呢？”伊莎多拉问道：“这是爱情。”彭尼亚很低声地回答说。“那么，我情愿留在这里。”伊莎多拉高兴地说。然而彭尼亚说：“我们不能留恋在这里。”——说着他便很快地往前面的直路走去。

当年的伊莎多拉美得像天使一样，以她那狂热的恋人的心思，她一直不理解他为何拒绝她。此后她又做了一次更大胆的尝试，结果只是自己望着满桌的玫瑰花痛哭。不过也许彭尼亚对于情感的克制是两人都走向艺术的神圣殿堂的必要的牺牲。因为从这以后，伊莎多拉把她丰沛的情感都转移到艺术中去，从而迎来了自己的舞蹈事业的光辉的春天。

伊莎多拉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除了卢浮宫和国立图书馆之外，歌剧院图书馆成了她第三个快乐的源泉。她聚精会神地阅读了上至古埃及、下至当代的一切有关舞蹈艺术的书籍，以及讨论希腊音乐和戏剧的书籍。伊莎多拉一边读书，一面将有用的知识抄录在专门的笔记本上。

经过这番学习之后，伊莎多拉明白了她所能够求教的舞蹈大师只有三个人：让-雅克卢·梭、瓦尔

特·惠特曼和尼采。这三位大师究竟给了伊莎多拉什么启示呢？他们教导她要崇尚自然，要自由地表现人生以及人的灵魂，要重新发现人体的美丽的、有规律的运动，要把应该同最完美的形体和谐一致的理想运动唤回到生活里来，要再次把沉睡了两千年的古希腊艺术唤醒……

在自己的工作室里，伊莎多拉日日夜夜潜心探索着一种舞蹈，它要能通过人身体的动作给予人的精神以神圣的表现。她常常接连几个小时纹丝不动地站着，两手交叉地放在胸口，遮住太阳神经丛。母亲见她接连几个小时神情恍惚，总是很担心。事实上伊莎多拉在思索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舞蹈从何而来？普通的戏剧歌舞学校认为跳舞的原动力产生于后背的中心脊椎下端，从这个中心枢纽出发，胳膊、腿、躯干等自由地活动，但其结果是呆板机械的木偶人式的动作。伊莎多拉认为此种方法所产生的机械动作，是配不上心灵中的伟大激情的。在她看来，舞蹈来自于灵魂的尘世寓所，即来自于太阳神经丛的节奏。必须让心灵的泉源灌注于身体的各个部分，使人全身都洋溢着灿烂的光辉。好几个月后，当伊莎多拉学会了把自己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到这个独一无二的中心上，就感觉到听音乐时，音乐的光芒和颤动涌入内心的源泉

——在那里，它们反映为心灵的幻觉。从这个幻觉出发，她就可以用舞蹈把音乐和光芒的颤动表现出来。

是否存在某种柏拉图式的纯精神艺术，这是自莱辛时代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伊莎多拉以自己创造的崭新的舞蹈艺术，回答了这个问题。普鲁塔克曾说，音乐是有声的舞蹈，舞蹈是无声的音乐。其实，毋宁说舞蹈艺术是有形的音乐，是作为视觉对象的音乐，是具有双重价值的音乐。她的舞蹈所要表现的就是那些伟大的音乐——纯粹产生于心灵的音乐，如贝多芬的第五和第七交响乐，肖邦以及格鲁克的不可言喻的美妙作品。在这些乐曲里，激情、希冀、欢乐、悲伤乃至绝望都得到了升华，而她，就是把这样的音乐在“庄严的瞬间”变得有形有体了。在她那节奏分明的迷人舞姿里，有着高雅的气质和脱俗的灵感。怎样形容这种舞蹈艺术呢？那犹如照耀在绿色山岗上的一抹阳光，犹如嫩叶枝头一阵轻轻的摇曳，犹如貂鼠的一次飞梭般跳跃，犹如湖面上轻轻荡漾的碧波那样短暂、完美而不可言传的舞蹈艺术，言语与它相比是多么笨拙！

“伊莎多拉的艺术属于伟大的象征艺术，她的舞台就像那风向多变的中间地带，一边是鲜花盛开的田野，另一边是一望无际的沙滩。这沙滩连着无名的大

海，那儿波塞东的号角声隐约传来，而希望之神该普里斯也许会随时从奔腾不息的波涛里诞生出来。带有皱褶的帷幕就像一棵棵古树，树干后面那住在特尔斐森林里的庇多妮斯张着带雾气的嘴，而高高的树梢则遮盖着高加索山的峰顶。在那世界的尽头，普罗米修斯正忍受着鸷鹰的折磨，心怀着对人类的爱和对诸神的仇恨。伊莎多拉本人就像人类的灵魂，面对着自然和谜一般的生活，在神秘莫测的事物面前，她表现了人的勇气、痛苦和恐惧。……象征性艺术追溯历史的进程，甚至探到了已被人遗忘的生活本源；它剔除了依附在本质事物上的那些毛须似的琐碎事物，从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抽取其内在的底蕴；它透过表皮，透过筋肉和血管直达生命的核心；它深挖人类欢乐和痛苦的根源，使人类灵魂深处潜在的不为人知的人类意识受到启发。……这就是人们在观赏她的舞蹈时泪流满面的原因。”

这是评论家谢莫斯·奥希尔写下的对伊莎多拉艺术的评价，极为准确地把握了其中的精髓。邓肯的艺术，是深深扎根在她的爱尔兰和苏格兰血统里的；是扎根在那种使她的家族乘着有篷马车，穿越美洲大草原而落户于美国的开拓精神里的；是扎根在气势磅礴的洛基山脉和变幻莫测的大西洋里的；是扎根在瓦尔

特·惠特曼慷慨激昂的歌声里的。她的精神永远燃烧在富于创造力的火焰里，观赏她的舞蹈，就是发现艺术的本质和灵魂。

伊莎多拉一方面继续创造自己崭新的舞蹈，另一方面被邀请到巴黎最时髦、最高雅的沙龙表演。于是，她又有了许许多多新的崇拜者，并且结识了号称“法国的萨福”的诗人诺瓦莉斯、音乐家波利拉王子以及诗人巴特等人。伊莎多拉感到异常的兴奋，因为她在不知不觉的神秘当中，走进了巴黎最高级的知识和艺术阶层的核心，就像走入古希腊最盛时代的雅典一样。

伊莎多拉和哥哥雷蒙德有时会在巴黎附近远足，看到各种有趣的博物馆。有一天，他们走进了一家小剧院，看到了梦雷塞利主演的戏剧《俄底浦斯王》。梦雷塞利以无与伦比的伟大的歌舞艺术再现了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巨大的悲剧，那种自身摆脱不去的罪恶的印记和古老的命运的诅咒，生命的巨大悲哀的难以言传的感受，都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伊莎多拉和雷蒙德几乎要昏倒了，他们两人面孔发白，双目如火，他们真正体味到了艺术的真谛。当时，伊莎多拉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她将和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同台表演。

哥哥雷蒙德回美国之后，伊莎多拉独自拜望了另一位天才——雕塑家罗丹。罗丹是一个矮小端正的人，

神采奕奕。去拜望他，伊莎多拉觉得就像拜望艺术之神阿波罗一样。在这次短暂的相见中，伊莎多拉回避了罗丹逼人的热情。两年之后，伊莎多拉又见到了罗丹，他成为她终生的良师益友。

此时的伊莎多拉，已经在巴黎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人们盛赞她“唤醒了理想和艺术的全部热情”。说她的舞蹈“不再是一种余兴节目，而是一种音乐性的表现，也许是一种更有生命力的艺术品”。从此，伊莎多拉开始在自己的工作室里举办收费的舞会，每次接纳二、三十个观众。她终于以她的天才、她的奋斗、她的全部的舞姿征服了巴黎的艺术沙龙。她同时代的一位大画家满怀热情地预言：“这位美国姑娘即将给予世界以革命性的变革。”

这位大画家就是加里亚，他的面貌有一种精神异常充盈的风度，充满了光辉和智慧。他似乎对任何人都很温柔。而他的作品的一切优美、力量和奇特之处，都完全是他那沉静的心灵的直接表现。伊莎多拉在他面前，觉得就好像在耶稣基督面前一样，充满了敬畏之心，几乎想跪倒在他的面前。加里亚的艺术充满了圣洁的光辉，他博大的胸怀更是为旁人所不及，所以即便伊莎多拉遭受生活的沉重打击，差不多要发疯了的时候，只要一想起他，就会平静下来，并为着心中

的理想重有生活的勇气。

因为结识了伟大的舞蹈家佛勒的缘故，伊莎多拉离开了巴黎，到了柏林。简直难以描述这位伟大的舞蹈家惊人的天才，她一会儿变为一种五光十色的兰花，一会儿变为一种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起伏的花朵，一会儿又成为洁白的百合，各种的花样，各式的体态，变化无穷，就像变魔术一样。伊莎多拉完全为她出色的表现力和惊人的才华迷住了。

初到柏林，伊莎多拉以为看到了希腊和希腊的艺术，但仔细一看，却十分失望。那不是陶立克式的圆柱，直耸入奥林匹斯山的云霄的，而是日耳曼式的、书呆子式的、考古学教授式的希腊艺术。伊莎多拉感到十分疲倦，并开始思念远在巴黎的母亲。她随佛勒走到维也纳的时候，一个同行的姑娘疯病发作，把她吓坏了。伊莎多拉离开维也纳的时候，她并不知道，幸运女神正伫立在她的下一个港湾——遍地鲜花的布达佩斯。

伊莎多拉在维也纳的时候，一次在“艺术家俱乐部”跳舞，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送给她一束红玫瑰。等她舞毕，红玫瑰差不多堆满她全身了。那天晚上，一位前来观看的匈牙利剧场经理亚历山大·格罗斯走过来对她说：“要是你想有光明的前途，请到布达佩

斯来找我。”他的这一邀请揭开了伊莎多拉征服欧洲的序幕。

伊莎多拉在母亲的陪同下来到布达佩斯，找到格罗斯。剧场经理提出一个合同，要她独自在尤拉尼亚剧场演出30个晚上。

这是伊莎多拉第一次签订在剧场里演出的合同，因而有些犹豫不定。她说：“我的舞蹈是跳给那些有鉴赏力的人看的，是给艺术家、雕塑家、画家和音乐家看的，而不是跳给一般观众看的。”可是格罗斯反驳说：“艺术家是最挑剔的观众。如果他们喜欢你的舞，那么普通观众一定会百倍地喜欢。”

伊莎多拉被他说服了，签订了合同。格罗斯的箴言应验了：

尤拉尼亚大剧场，伊莎多拉身穿白色的舞衣端立在蓝色的天幕下，柔和的灯光如水一般地倾泻着。她裸露着四肢，在空荡荡的舞台上翩翩起舞，就像一片卷起的树叶在草地上轻轻飘荡。她的动作完全是自己独创的，她的身体的每一部分温柔优雅地活动。祈祷的信徒不如她那么热忱；圣母不如她那么纯洁；美惠三女神不如她那么具有魅力；复仇女神不如她那么悲壮，那样宁静从容。难以描摹她的光彩照人，她的舞蹈如上帝展露的微笑，顷刻间溶入观众的内心深处……

尤拉尼亚大剧院轰动了，接连30个晚上，场场满座！

美丽的布达佩斯繁花似锦，一片姹紫嫣红。在河边，在山上，紫丁香怒放在每座花园里。每天晚上，如痴如狂的匈牙利观众暴风雨似地喝彩，把他们的鲜花和帽子扔到舞台上，欢呼着：“好啊，好啊！”……

一天早上，伊莎多拉看见多瑙河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简直美极了！当晚她就传话给乐队指挥，让他在演出结束时，临时加演施特劳斯的《蓝色的多瑙河》。当晚，伊莎多拉那利索的前后迅速移动的舞步就像波浪拍打堤岸一般时进时退，其节奏感是那样地催人入迷，简直使观众为之神魂颠倒、欣喜若狂而不可自制。他们不得不从座位上站起来，报以热情的欢笑、如雷的掌声和狂热的喝彩。伊莎多拉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跳这支圆舞曲，观众的狂热才稍稍平息。

伊莎多拉热情奔放的血液燃烧在匈牙利炽热的空气里，她的灵魂深处不可隐藏的爱意又一次爆发出来，带着骇人的威势，一下子把她卷入爱情不可测的深渊中去。

这个匈牙利演员在舞台上扮演伟大的情人——罗密欧。他的身段高大魁伟，眼珠乌黑，就像米开朗基罗笔下的大卫一样。他每一次注视着伊莎多拉，那眼

中所燃烧的炽热的崇拜和匈牙利式的激情就像烈火一样烧灼着她，那是布达佩斯的春天。

几天之后，伊莎多拉和她的罗密欧一起跑到乡下的农舍去住了几天，朝暮厮守，山盟海誓。伊莎多拉陶醉于欢乐之中，她似乎觉得是上帝使这唯一的时刻比她在宇宙间所能经历的一切都更有价值，更值得企望。在这一刻，她仅仅是一个爱着的女人，她的舞蹈，她的艺术，似乎都距她十分遥远了……

格罗斯为伊莎多拉安排了在匈牙利各处的巡回演出，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在这些小城市的游行中，观众常常为她的胜利举行庆典。格罗斯每次用一辆白马拉的马车，上面装饰着洁白的花朵，让白衣胜雪的伊莎多拉站在车上，在群众的欢呼声中经过，好像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女神一样。尽管她的艺术给她那样的快乐，群众又给她那样的鼓舞。然而她却只想回到布达佩斯，回到她的罗密欧的怀抱中去……

也许飞升得过高，觉醒的跌落就显得格外惨痛吧。这次的相见，一切似乎都不对了，激情宛如褪色的衣裙，再也不能使人激动了。匈牙利的罗密欧随着舞台上的角色的变换，似乎真的成了马可·安东尼，伊莎多拉不再是他心中最重要的了。伊莎多拉感到无比忧伤，一切欢乐都离她远去，她终于病倒了，被送进了

医院……病好之后，伊莎多拉拿出了那件舞衣——她曾用它倡导革命的舞蹈，她发誓不再为了爱情而舍弃艺术了。于是她决定随格罗斯去维也纳、柏林、慕尼黑等城市去巡回演出。

在亚巴齐亚，伊莎多拉结识了斐迪南公爵，他邀请她们一家到他的别墅去，一时流言纷纷。然而伊莎多拉对此毫不介意，她一向行事我行我素，但求问心无愧。伊莎多拉在这里依然领风气之先。她发明了一种泳衣，勇敢地将长度缩短至膝，露出小腿和脚。当时的风气那样保守，对她的这一举措，反感可想而知。只有斐迪南公爵赞赏她这种举动，他拿着望远镜站在桥上看她游泳，并且小声地说：“邓肯多好看啊！就是春天也没有这么好看！”

当时的慕尼黑的文化艺术中心是“艺术家俱乐部”，著名的艺术家如卡尔巴、伦巴、斯图克等人，每晚都在此聚集，喝着美酒，畅谈哲学艺术。格罗斯想让伊莎多拉在这里跳舞，伦巴和卡尔巴都赞成，但是斯图克坚持认为舞蹈不适于在这样艺术界的圣地表演。于是有一天伊莎多拉去找斯图克，对他宣讲自己艺术的价值。她一边给他表演，一边讲她神圣的使命以及舞蹈可以成为一种艺术等观点，一连气讲了四个小时。后来他常常告诉他的朋友们，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

惊讶过，他觉得似乎是奥林匹斯山上的女神突然降临了一样。当然，他允许了，这次伊莎多拉的演出成为慕尼黑艺术界多年以来轰动一时的大事。

伊莎多拉在凯门学院表演期间，学生们简直发了狂。他们把伊莎多拉马车上的马解下来，由他们拉着马车游街，并在伊莎多拉的敞篷马车两边唱着学生歌曲，擎着火炬欢呼跳跃。他们经常一连数小时聚集在伊莎多拉住的旅馆的窗下唱着歌，直到她把花朵和手帕扔给他们，每人抢着分一点掖在帽子里。

这个时期的慕尼黑，可称是艺术家和学者云集之所。街上到处都是学生，一般少女的腋下都夹着乐谱。许多店铺的窗子里，摆着许多可贵的善本书、古版书，或是美丽的新版书。伊莎多拉在这种浓郁的文化气息里，又开始理智与精神上的思考。她开始学习德文，读叔本华和康德著作的原文，她很佩服叔本华那种表白音乐与意志关系的哲学思想。她感到自己正进入一个布满了高尚思想的领域，哲学思想好像人类快乐最高的顶点，只有更圣洁的音乐可以与之并立。她对“艺术家俱乐部”中的一切讨论都感到很有趣，她的痛苦也慢慢地被冲淡了。

在“艺术家俱乐部”里，她结识了大音乐家理查·瓦格纳的儿子西格弗雷德·瓦格纳。他后来成为伊莎

多拉最好的朋友之一，因为瓦格纳都是他们共同崇拜的人。他经常提起他那伟大的父亲，这种回忆就好像是他头上一轮圣洁的光环。

由于伊莎多拉一向对意大利的艺术有浓厚的兴趣，于是邓肯一家人去了佛罗伦萨。伊莎多拉为波提切利的名画《春》所深深地打动。波提切利正是罗塞蒂等前拉斐尔画派所推崇的画家之一。拉丁诗人贺拉斯有言：“春天来了，女神们在月光下回旋着跳舞。”波提切利就是描绘了这轻灵优美的一幕：春神抱着鲜花前行，轻盈的衣褶上满是鲜花，花神和微风之神紧随其后，远处美惠三女神飘然起舞，维纳斯——世界的生命之源立于正中，在她的头上有爱神丘比特，三女神的左边是雄辩之神墨丘利。作品中弥漫着春的芬芳和一种幻变飘忽、超越物质的精神，飘逸的活力中潜藏着神秘的忧郁。

伊莎多拉在这幅画面前坐了好几个钟头，心中充满热情。她在心中一直不停地跳着，好像快乐之神降临了，而地上的鲜花正在摇曳波动。她想在这美妙的神秘的瞬间，寻找春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啊！这美妙的非基督的生命，是艺术之神阿佛罗蒂特混合在圣母体内，而阿波罗好像圣塞巴斯蒂安一样攀着树枝。一切如此美好，迅速地涌入伊莎多拉的胸怀，她把这

一切化为舞蹈，名之为“未来的舞蹈”，将它奉献给佛罗伦萨的艺术家们。

离开佛罗伦萨，邓肯一家来到了柏林，在那里，格罗斯包下了第一流的歌剧院，聘用了最好的乐队指挥。演出前，各大报纸记者云集在她身边，而这时的伊莎多拉心中充满各种闪光的思想和灵感，她侃侃而谈，谈她的艺术主张和关于舞蹈可作为激励其他艺术复兴的原始艺术的观点，令记者们大为赞叹。第二天的报纸上全是伊莎多拉的消息，她的艺术新理念。演出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观众根本不愿意离开歌剧院，一再大叫“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成百上千的青年大学生爬上舞台，对伊莎多拉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们差一点没把她挤死——啊，简直是一举攻克了柏林！

从那以后，德国一般的观众都称伊莎多拉为“圣洁的伊莎多拉”，她的名声如日中天，如果她乘此兴头下去，也许会成为一个极为富有的人。这时哥哥雷蒙德从美国归来了，这崇尚艺术的一家人马上决定到雅典去——这最神圣的艺术宝殿，一向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及的。因此，这一家人不顾格罗斯的一再挽留，把伊莎多拉演出赚来的大笔钱财，全都消耗到希腊一年的云游生活中去了。

第四章 朝圣之路

“希腊啊！希腊！希腊！
你是萨福恋爱歌颂的地方，
是战争和平的艺术发源之处，
是提洛和飞巴斯生长之所在，
昼长的夏季，还是一如往常，
但是除了永古的日光之外，
现今的一切都已消失了！”

就这样，邓肯一家人心中怀着崇高的感情，踩着拜伦的鲜血浸染的足迹，踏上了去往希腊的旅程。雷蒙德主张大家这次行程，离文明越远越好，采用越原始的方式越好。在这酷暑的七月天，一家人只乘坐一个小帆船，飘荡在大海上，好像那历尽苦难的尤利西斯自远方归来。

到达加发沙拉的时候，当地的人大为惊讶。伊莎多拉和雷蒙德跪下吻着地上的泥土，雷蒙德大声地吟咏着：

“美丽的希腊啊，望着你的人心中一定觉得冷淡，
也不会有留恋故土的那种顾念，
因为你的墙壁毁坏，你的宫殿已成废墟，

如何叫人看了不觉凄怆！”

当地的人听着，默默无语。

邓肯一家人是多么快乐啊，他们几乎快要发疯了。他们想抱着这里的人民大声地喊，“我们在外飘流，最后达到希腊圣地了！啊，奥林匹亚山的圣主，我们向你敬拜！还有阿波罗，还有阿佛罗蒂特！啊，艺术的九女神，你们跳舞吧！”

加发沙拉没有旅馆，邓肯一家人挤在一间房里，不过大家一夜未睡，因为，雷蒙德整夜谈着苏格拉底的智慧和柏拉图的爱情观。

天明时，他们离开这个市镇，伊莎多拉用桂枝环绕着她的母亲，全镇的人随着他们沿那条两千年前马其顿的亚力山大王走过的道路走了很远。

沿着从加发沙拉到亚格利安的山路，他们对一切都惊诧不已，尤其是看到古希腊的废墟，那些耸入云端的陶立克式圆柱。到达米梭伦基的时候，他们的心为一种英雄主义的情怀所涨满，这是拜伦一撒英魂的地方。他为着希腊的自由，情愿牺牲一切，有什么能比这种慷慨赴死不殚前躯的精神更可尊敬的呢？拜伦的精神，自由希腊的灵魂，这也正是伊莎多拉要来找寻的东西啊！

在一片黄昏的紫色霞光之中，全家人怀着既欣喜

又忐忑的心情拾级而上，那上面耸立着他们的圣殿——巴特农神庙。向上登的时候，伊莎多拉只觉得以往的生命，都像一件微不足道的衣服一样，从她的身上脱开去了。这千年的神殿既没有爱，也没有恨，既没有欢乐，也没有悲哀，甚至连恐惧也没有，只有一种单纯的节奏，只有完美的和谐。美是太神圣了，不可言说，这雄伟的神殿，历尽沧桑，庄严肃穆，在日光的辉耀之下，发出非人间所有的光芒。以往的一切舞蹈，都显得软弱无力了，伊莎多拉感到她的双臂在向前伸出，这唯一的舞蹈，叫做祈祷。

雅典留住了这一家人的心，他们决心恢复雅典神庙雅典娜女神的精神，他们不再想回到俗世中了，于是他们决定建造自己的宫殿，在一座名叫哥班罗斯的山上。雷蒙德决定按照阿加门农神殿的式样来建造，经过许多的波折，他们决定举行古希腊式的奠基礼。

一个庄严的祭司，穿着黑袍，戴着饰有长飘带的黑冠，在日落的时候，割开一只黑雄鸡的喉咙，让红血流在基石上。他一手执刀，一手擎着已杀的黑鸡，围着屋子的界线很庄严地绕行了三圈，然后便是祈祷和念咒语。最终大家在火堆旁快乐地喝酒、跳舞，大声笑闹，仿佛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盛宴。

邓肯一家人开始按照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生

活。太阳初升时，一家人便起床，用歌唱和舞蹈来庆祝晨曦，然后用一碗羊奶来振作精神。上午教导邻近的居民唱歌跳舞，歌颂希腊的众神。然后一家人只吃点青菜作为午餐，他们决定作为素食者，不再吃肉。下午静坐沉思，晚上用音乐举行希腊式的礼仪。他们常常在月夜去登临阿克罗波利圣山，在海神庙的圆形剧场中坐着，奥古斯丁背诵希腊的戏剧，其他人围着他跳舞。

伊莎多拉对于希腊教会里通常盛行的“拜占庭音乐”颇有兴趣，他们四处去看那些修道院，寻找中古时代的抄本。这时他们的理想就是想把希腊的小孩组成从前古希腊原有的那种唱诗班。当时，有一个修道院的学生帮助他们指导儿童唱希腊诗人埃斯启拉的“恳求”。他们研究希腊教堂里的歌曲，因为它音调和諧优美，使他们确信这是古希腊神话时代遗留下来的诗歌。在雅典的图书馆，他们翻阅了几本论古希腊音乐的书，里面所载的音阶音程，与上面的歌相似。他们为这样的发现而感到极度高兴，因为他们感到他们拯救了这些濒临湮没的人类最珍贵的财富。

当时的雅典正处于改革时期，贵族院与学生们争论舞台上究竟该用哪一种语言，是用古代希腊语呢？还是现代语？无数的学生在街上游行，打着旗子，主

张用古代希腊语。当时邓肯一家也加入了，他们在市立戏院举行了一次演出，那十个希腊歌童和那位修道院的学生，都穿着飘飘洒洒的彩色舞衣，用古希腊语合唱“恳求”，而伊莎多拉则合着音乐跳舞。这次的表演大获成功，学生们欢呼着，快乐得要发狂了。后来希腊的乔治王听说了，便想在皇家剧院也表演一次，事实上这些王公贵族们并不真正懂得伊莎多拉艺术的价值，他们只是有礼貌地表示了好感而已。

希腊的云游生活使伊莎多拉的经济状况陷入窘境。她在皇家戏院表演的那天晚上，夜不能寐，天刚亮的时候，便独自一人到雅典的卫城去，走进酒神剧院，独自跳舞，她觉得自己是在向这里告别。当进入雅典神庙的时候，她忽然觉得自己以往的一切光辉的梦想都破裂了。因为雅典的一切已成历史，是不复来的了。而自己作为一个现代人，是不可能退回到古代人的精神及生活中去的。希腊之梦，就像一个美丽的肥皂泡，一下子幻灭了。

三天之后，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在那十个希腊儿童母亲的哭泣声中，伊莎多拉一行离开了雅典，乘着火车向维也纳起程。在车站的时候，伊莎多拉身上包着希腊国旗，那十个希腊孩子和希腊群众一起唱起了美丽的希腊歌曲。回想前尘后事，伊莎多拉百感交集，

她曾想努力追寻两千年前的一种美，然而却不可得，就像芮农曾叹息的那样：

“啊，高贵的，简洁的，真实的美！代表智慧和理智的女神！您的庙宇，千古良知和诚意的一种楷模，我到您这里追求神秘。已经是太迟了。我被带到您坛前来，只有后悔。我追寻您，不知费了若干的精力，您给予希腊本土人的那种传授，我只能以默想和深思而获得。”

回到维也纳，在卡尔戏院演出，观众对那十个希腊孩子表演的“恳求”，显出很冷淡的样子，但是当伊莎多拉跳起“蓝色的多瑙河”的时候，观众都欢呼起来了。伊莎多拉跳完之后，对观众们演讲，说明这并不是她所希望的，她所希望的是要恢复希腊悲剧歌曲的那种精神。但是观众们只叫喊着，“不要说话，跳舞，跳美丽的‘蓝色的多瑙河’，再跳一次。”

到了柏林，观众们似乎也不欢迎这些希腊小孩的表演。而且伊莎多拉发现这些希腊小孩的那种清逸的歌声也渐渐失去了。这些孩子不能适应新的环境，脾气极坏，每晚半夜从窗子里爬出来，跑到那些下等咖啡店里去，与那些他们本国的下等女子为伍。邓肯一家商议许久，决定把这班孩子送回雅典。而此时伊莎多拉的注意力，已完全被德国音乐家格鲁克吸引去了。

德国人对于艺术的讨论非常重视，因此伊莎多拉的舞蹈成为他们激烈辩论的一个话题。报纸上常常用大篇幅来讨论，有些赞扬她为新艺术的天才，有些则诋诽她为古典芭蕾的破坏者。伊莎多拉对此毫不在意，她总在群众的欢呼之后，回来仍穿着她的白舞衣静坐到深夜，旁边摆着一杯牛奶，专心看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她当时所想的，只是继续自己的研究，创造前所未有的舞蹈艺术，并建立自小所梦想的舞蹈学校。她使她的经理失望极了，因为她一点都不想去做什么巡回演出，她只想整天研究瓦格纳的音乐。就在这时，瓦格纳夫人亲自拜望了她。瓦格纳夫人赞扬了邓肯的艺术，她说瓦格纳极不喜欢“芭蕾”那一派的跳舞装束，他所理想的那种酒神和花神的舞蹈，完全不是那个样子的。伊莎多拉决定到拜垒特去，专心研究瓦格纳的音乐。

瓦格纳夫人的家，是许多艺术家、音乐家和学者聚会的场所，晚上有许多著名的音乐家表演合奏。伊莎多拉得以进入这样的艺术家集团，觉得荣幸之至。她此时从事研究瓦格纳的歌剧《坦惠则》，这场歌剧表现一个狂醉者热烈的欲望。伊莎多拉整个人都沉浸在瓦格纳伟大的音乐声中，外面的世界距她似乎都十分遥远了。

伊莎多拉的心灵好像一个战场，有阿波罗、希腊酒神、耶稣基督、尼采、瓦格纳等，在上面互相争夺地盘。在拜垒特，她的内心深处，爱神的洞穴与基督的圣杯在激烈地碰撞，瓦格纳的音乐则如大河巨流，占据了这一切的精神。

一天，在瓦格纳夫人家里吃饭的时候，伊莎多拉若无其事地说：“瓦格纳大师有一种错误，这种错误与他的天才同样伟大。这种错误，就是所谓“歌剧”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东西。”当时在座的人都以极为惊异的态度注视着她。她却丝毫不理会，自顾自地讲下去：“我们必须先说话，然后唱，然后再跳舞。说话的出发点是理智，而唱歌基于情绪，跳舞则是一种酒醉的癫狂，把一切都淹没了。这三样东西彼此混合起来，是不可能的。所以歌剧绝对不能成立。”

就是这样，伊莎多拉从不盲从大师们的思想，她总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这一切，既根于她天生蔑视权威不拘一格的性格，更重要的是，她所学到的东西，那些先哲的思想，都经过自己的思考而成为属于她自己的财富了。

伊莎多拉非常钦佩黑格尔，她认为他对宇宙间各种现象的解释非常之清晰透彻。当时的黑格尔因言论自由放纵，为德皇所不容，伊莎多拉于是邀他到拜垒

特来。

黑格尔是一个魁伟强壮的老人，白须白发，整个人发出一种智慧的馨香，伊莎多拉与他一见如故。但是对于瓦格纳夫人来说，黑格尔试图阐述的“宇宙之谜”，是与她的天主教信仰所格格不入的。她只是碍于邓肯的情面才接待了这位伟大的哲学家。

黑格尔看了伊莎多拉的舞蹈，并不为那神秘热情的表演所打动，他的心智是极为理性及科学化的，他称赞伊莎多拉的舞蹈，是自然的真理的表现，并认为它合乎一元论，是来自一个源头并向一个方向演进的。伊莎多拉以一种艺术家的热忱，所关心的是万事万物的精神以及灵性，而黑格尔则关心的是万物的本质特性，科学的演进过程。

夏季渐渐过去，秋天来到。伊莎多拉依然在研究自己那独创的舞蹈，在跳《坦惠则》第一幕的时候，她身着轻薄的舞衣，身体在透明的轻纱下完全显露出来。人们议论纷纷，然而在她心中，有的只是美惠三女神的呼声，她们那种渴望的痛苦，不宁的悔恨，忧郁的牺牲，以及“为爱而死”的精神，这种近乎狂想似的神秘的激情，整个主宰了她的精神。

在德国的这段时间里，伊莎多拉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伟大的精神上的吸引。那个男子是音乐家亨利

多德，他什么也不必做，只要用他那充满爱意的光辉的眼神注视着她，伊莎多拉就会感到极度的狂喜，仿佛灵魂脱离躯壳一样，迎着神祇的感召，飞升到九天之上去。

在海德堡，亨利多德对着学生宣讲伊莎多拉的艺术，让伊莎多拉感到无比的自豪。他们就像神一样伫立在阶前，学生们排着长列对他们表示敬意。

然而这种情形是不能持久的，伊莎多拉的艺术事业注定她不能为任何人停留，而那位艺术家也是如此。每次伊莎多拉穿越德国一半的国土去看望他，回来之后反而感受更大的痛苦。这种情况，直到伊莎多拉签订去圣彼得堡的演出后，才告一段落。

1905年，由于经理的安排，伊莎多拉来到了俄国的圣彼得堡。途中，她看到一列长长的送葬的队伍，死者是头一天在冬宫前被枪杀的工人，他们手无寸铁地去请求沙皇救助他们，然而，得到的却是血腥的答复。伊莎多拉哭了，眼泪梗塞在她的喉咙里。这一幕惨剧，这在晨曦之中显露出的绝望的愤怒，使她心肠欲碎。啊，在这种情形之下，个人的欲望及痛苦，是怎样的渺小和微不足道。甚至她的舞蹈，如果不能对于这种事有所帮助，那它又有什么意义呢？伊莎多拉在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把自己所有的能力，奉献

给这些被压迫的劳苦大众。这个事件，在她心里深深埋下了一颗种子。

过了两天，伊莎多拉在贵族剧场里出现在彼得堡的社会名流面前。在这些看惯了有昂贵布景的豪华的芭蕾舞剧的观众看来，一个穿着薄如蝉翼的舞衣的年轻姑娘出现在简朴的蓝色幕布前面，和着肖邦的音乐跳舞，简直是非常奇怪的事情！然而，刚跳完第一个舞，掌声就如雷似地爆发出来。想到晨曦中那送葬行列的牺牲者们，一听到悲壮的前奏曲，伊莎多拉就感到灵魂倍受煎熬，她的灵魂因为义愤而哭泣，在这种情感的激发下表现出来的舞蹈，居然在这些有钱的、骄纵的贵族观众中引起了掌声雷动，真是令人奇怪。

在彼得堡，伊莎多拉结识了伟大的芭蕾舞家巴甫洛娃和金斯基，尽管她极其反对这种舞蹈，认为这是一种做作不自然的东西，几乎不能称之为艺术，但是面对这两位舞蹈家在台上飘逸灵动的韵致，她也忍不住表示赞叹了。其实对于艺术本身而言，本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它甚至直接通过艺术家的伟大心灵而得以表现出来，凡是自然的就美的，这是伊莎多拉始终不渝的信条。

伊莎多拉在圣彼得堡呆了一周之后，便到了莫斯科，这里的观众不像彼得堡的那么热情，但是，这里

有着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以及马蒙托夫为首的艺术雕塑家，有那么多芭蕾舞演员和不寻常事物的爱好者。

邓肯初在舞台上出现的时候，并没能使观众感到什么深刻的印象。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因为看不惯别人裸着身体跳舞，不能够了解她的艺术。第一个节目只得到了观众一阵轻微的掌声，甚至还有口哨声。但是过了一會兒，他再也不能对观众的冷漠无动于衷了，他开始毫不犹豫地热烈地鼓掌。

幕间休息的时候，这位大师已成为邓肯的新信徒了，他居然跑到台前去鼓掌。而马蒙托夫和那几位舞蹈演员、雕塑家、作家也涌到前面去拚命鼓掌。当一般观众看清了在鼓掌的人当中有莫斯科著名的艺术家和演员的时候，全场轰动起来，嘘声停止了。每当观众看到可以鼓掌的时候，就全场鼓起掌来，接着就是多次要求谢幕。演出结束，欢声雷动，一片欢腾。从那时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从未错过一次伊莎多拉的表演，他深深感到，在世界不同的角落，不同的领域中形形色色的人们，在艺术中追求同样的出自自然的创造原则。伊莎多拉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正是如此，作为伟大的艺术家，他们拥有对艺术如此贴近的追求，这使他们成为精神上的好朋友。

在访问莫斯科之后，伊莎多拉又对基辅做了短期的访问。一群群学生站在剧场门口的公共广场上，不让她过去，除非她答应用低票价对他们表演一次，使他们能亲自目睹她的舞姿和风采。

对俄国的这次访问，给伊莎多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对于她的舞蹈理想发生了不少争论，有赞成的，有反对的，甚至有一个狂热的芭蕾舞迷和一个热心邓肯艺术的人举行了一场决斗。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俄国芭蕾舞开始采用肖邦和舒曼的音乐，穿古希腊服装，某些芭蕾舞演员甚至走得更远，脱下了他们的舞鞋及舞袜。

第五章 舞蹈学校

如果伊莎多拉仅仅把舞蹈看成一种个人的事业，那么她的道路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她已经饮誉欧洲，各国都竞相邀请她去演出，她在银行也已有了大笔存款，她只需追求自身的飞黄腾达就行了。然而，这远远不是她的人生目标。她梦寐以求的是开创一种前所未有的事业——她想从孩子们开始，开办一所舞蹈学校，以实践她的舞蹈理论。

她选中了德国，因为当时她相信它是世界哲学和文化的中心。

1904年12月，在柏林附近的格伦沃德，她创建了第一所舞蹈学校，母亲和姐姐也和她一样热心，她们找到一所刚刚落成的别墅，订购了40张小床，并将环境布置得充满了艺术气氛。她们把种种表现理想儿童的艺术品布置在学校里，有浮雕、塑像，有希腊花瓶上跳舞的小孩。所有这些小人儿，就其天真无邪的形象和动作来说，仿佛是各个不同时代的儿童相遇，手拉手地穿过时空的界限。伊莎多拉设想如果她的学生在这些形象中间活动，将来一定会长成她们那样，不知不觉地在她们的动作和表情上反映出欢乐的

气氛和优雅的风采。她们将日益美丽，这是第一步。她坚信，只有唤起人追求美的愿望，才能获得美本身。

伊莎多拉决心用自己所有的钱财来创办这个世界儿童的舞蹈学校，她在各大报纸上登了广告。一批批的儿童前来报名，一天，伊莎多拉演完日场回来，发现街上挤满了家长和她们的子女。德国马车夫回头对她说：“那条街上住着一个疯女人，在报上登了一则广告，于是，一群群的孩子都涌来了。”一天，一个头戴礼帽，身穿燕尾服的男子居然给她送来一个大约四个月的孩子……简直把她的学校当成了孤儿院。

选拔学生，组织学校，开始上课以及照顾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占去了伊莎多拉所有的时间。尽管她的经纪人不断警告说，有人模仿她跳舞的方式，在伦敦和一些别的地方演出，大获成功，大发其财。但伊莎多拉一点也不为所动，怎样也不肯离开柏林。她每天从5点到7点的时间，都在教这些孩子跳舞。

为了达到她所要求的那个和谐的境界，学生们必须每天做些按照这个目标制订的身体练习，这些练习要设计得与她们的内心愿望相吻合，使她们能够情绪饱满，非常热心地去完成。每个练习不仅仅是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它自身就是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使生活日益完美和幸福。

除了体操训练之外，伊莎多拉还让孩子们在操场上，在森林里散步，让她们穿着宽大雅致的薄纱的舞衣，无拘无束地跳啊，跑啊，直到她们学会轻快自如地用动作表达自己的感情，正像别人用讲演和歌唱来表现自己的情感一样。伊莎多拉在学校教学计划中解释道：“要重新发现人体的美丽的、有韵律的运动，再次把沉睡两千年的艺术唤醒——这就是这所学校的严肃任务。让我们首先教孩子们呼吸、摆动、感觉，成为一个全身和谐，动作自然的整体。让我们首先培养出美丽的人，会跳舞的儿童。”

伊莎多拉一心想做出普罗米修斯造福人类那样的奇迹，似乎只要她一声令下，那些世界上从未有过的舞蹈形象就会从地底下冒出来，这真是一个雄心勃勃、迷人心窍的美梦。这种崇高迷人的梦想，不知道使她受尽了多少困苦！这个梦想就像天边闪烁的星光，指引着她走向光荣的世界。

她带着这种梦想，去教导她的学生，她时而做出像庞培遗址里雕刻的爱神的舞姿，时而又扮成多娜特罗的美惠三女神，或者做出泰坦尼亚飞天的舞姿，教学生们迂回环绕，分离组合，变化无穷的绕圈和列队。

学生们一天比一天强壮，一天比一天灵活，在她们青春的体态和面容上，闪烁着神圣的光辉。这些舞

蹈着的女孩子是如此的美丽，使所有看了她们表演的艺术家和诗人都赞叹不已。

伊莎多拉一生，的确伴随着数不清的爱情故事。她曾自称为“狂野的、无所忌惮的酒神祭女”，就像梅里美笔下的那个波希米亚女人，只按照自己的心去生活，不接受任何道德约束。作为一个离经叛道的艺术家，也许她的特质及思想是异于常人的吧。总之，在柏林期间，伊莎多拉又一次恋爱了，在她的生命中，这次爱情持续的时间以及产生的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她第一次成为一个母亲，一个日后痛苦不堪的母亲。

1905年的一天晚上，伊莎多拉在柏林表演。演出结束后，有一位长得很漂亮的男子来到她的化妆室，但是他似乎怒气冲冲。

“的确是惊人得很！”他大声地说：“你的确令人惊异！但是你怎么可以窃取我的思想？你从哪里把我的布景偷来了？”

“你说什么？这种蓝色幕布的背景是我自己的，我5岁就发明了它，并且一直用它来做我跳舞的背景。”

“不是，这是我的背景，我的思想！不过你正是我所想象的在这种背景中跳舞的人！你是我一切梦想的化身！”

“可是你是谁呢！”

“我是爱伦特丽的儿子。”

邓肯高兴极了，多年以来爱伦特丽就是她所崇拜的最完美的理想女子，况且这个名叫克雷格的英国男子，不仅继承了他母亲惊人的美貌，而且还有极高的才华，他是一个演员、导演、舞台设计家。

克雷格身材高大，身段柔软，脸庞线条细致，眼睛非常近视，但在镜片的后面好像有天才的火花在闪烁。

过了几天，克雷格到伊莎多拉家吃晚餐，他们畅谈对艺术的种种看法和理想，越谈越投机，伊莎多拉就像一个被催眠的人一样，允许他拉着自己的手，两个人一阵风似地跑上大街。然后，克雷格叫了一辆马车，对车夫说：“我和我的夫人要到波茨坦去。”面对这样一位才华横溢、漂亮的青年，突然产生的爱情之火在伊莎多拉心中燃烧，她心甘情愿随他而去。他们在一起过了两个星期，就好像一团火焰碰到另一团火焰，终于烧成一团不可阻挡的大火了。这简直不像是一个青年和一个女郎的尘世的爱情，而是两个灵魂的会合，他们的身体感受到一种上天赐予的极乐，尘世间的热情燃烧成白热的熊熊火焰。这样完美的快乐，简直要叫伊莎多拉承受不住了。

伊莎多拉认为克雷格是当代最不寻常的天才之一，

他就像雪莱一样，是由闪电和火光造就的。在他的思想指导下，产生了现代戏剧的整整一个流派。没有他的贡献，人们大概还会停留在旧现实主义布景之中——树上满布着真正的叶子，所有的房子都有能开关的门。

克雷格是一个精神特别亢奋的人，甚至早上喝完第一杯咖啡，他的想象力就着了火。在街上他们一起漫步的时候，就好像底比斯陪伴一个大祭司一样。克雷格总是拿着铅笔和纸板，画下路旁的建筑，向伊莎多拉解释这有多么优美。他无论在路上看见什么，一株树，一只小鸟或是一个小孩，总是兴奋得发狂。但是在这种兴奋之后，他往往就会显露出极度的忧郁，好像整个的天都变黑了。他的这种性格，决定了在他和伊莎多拉的关系中随时可能发生风暴。

伊莎多拉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她一方面珍惜这段爱情，另一方面又不能放弃她的事业。这两方面在她心中激烈地争斗着，因为克雷格总是说：“您怎么不停止做那些事呢？您怎么不留在家里替我削铅笔呢？”

他们的爱情在柏林的上流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一群贵妇人联名写了一封信谴责伊莎多拉。为此邓肯极为愤怒，她借用音乐厅作了一番演讲，她宣称跳舞

是一种解放的艺术，女子有自由恋爱以及自由地生孩子的权利。

伊莎多拉的这次演讲，使许多听众议论纷纷，有一半的听众怀着一种同情和理解的态度，其他的一半则以一种轻蔑的态度叱骂着，往台上使劲地扔着东西。

母亲本来一向是伊莎多拉事业最坚决的支持者，现在由于年纪大了的缘故，经常地抱怨，终于决定回美国去。

此时伊莎多拉怀孕了，她心中充满了神圣的使命感，她还是继续在公众面前跳舞，教她的学生，一如继往地爱着她的爱人。而可怜的克雷格则坐卧不安，不快乐，咬他的指甲，常常叫着说：“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我的工作。”

在斯德哥尔摩演出完之后，6月的时候，伊莎多拉独自到北海之滨一个叫拉得威克的小村庄里居住，每日躺在沙滩上，一面看汹涌的波涛，一面看起伏的沙丘，感到无穷尽的快乐。她只同一个在海牙的朋友来往，那个人总是定期送书和杂志过来，并谈论艺术、音乐、文学等等，以调节她略显单调的生活。

伊莎多拉每日在海滨漫步，内心变化起伏不定。她有时觉得自己非常伟大有力，她觉得这婴儿完全是自己的，然而有时她又感到自己像一个掉到陷阱中的

野兽，无比地郁闷，想逃出去，然而逃到哪里去，她自己也不知道。

这次生孩子是一次极为痛苦的经验，她只觉得自己像一个挣扎在恶魔手中的小可怜虫，持续的痛苦长达两天之久，到第三天，那个发了疯的医生拿出一只大钳子，没有用麻药便动起手来，伊莎多拉只觉得自己就像徘徊在死神的门口，甚至不敢再回想起那可怕的情景。

然而这个名叫迪尔德丽的女孩带给伊莎多拉的快乐补偿了这种痛苦。这简直是一种造物的奇迹，这种爱胜过对一切男子的爱。一个生命的诞生是怎样的神奇啊！一个母亲就像一尊神，超过任何艺术家。从婴儿那充满爱的眼睛里，伊莎多拉读出了生命的神秘和宇宙的奥妙，她简直不可以形容这种快乐了。

伊莎多拉非常崇拜伟大的意大利女演员埃莉诺拉·杜丝，热情地把她介绍给克雷格，心里非常高兴。因为她认为这两个人的合作是两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的合作。由克雷格设计易卜生的《野鸭》的背景，由杜丝在佛罗伦萨表演，这简直妙不可言！

然而这两个艺术家的脾气都是极为倔强的，他们似乎天生弄不到一起，伊莎多拉通过自己的翻译，努力地使他们的合作得以继续，到幕布画好那天，大家

都惊叹于克雷格的天才了。从那个碧蓝的窗子里，可以看到蔚蓝色的苍穹，协调的天体，一切摄人心魄的伟大景色尽在其中，包括了人类一切思想，一切默念以及一切忧愁。

杜丝兴奋极了，她极力地称赞克雷格的才华。伊莎多拉和克雷格高兴极了，尤其是伊莎多拉，她以为克雷格从此可以大展才华了。但是不久之后的事实证明人类的热情都是不尽可靠的，两个才华横溢但都颇为自负的人是很难共处的。

由于伊莎多拉的经济又拮据起来，所以她不得不离开她的爱人和孩子去到俄国和荷兰演出，到了阿姆斯特丹的时候，她病倒了。没有她在中间调停，克雷格和杜丝互不相让，大吵一架，不欢而散。

此时伊莎多拉隐约地感到她与克雷格分离的不可避免。和他在一起，便要否认伊莎多拉的艺术、个性、理智与才华，为此她不得不充满痛苦地离开了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不能工作，不能跳舞。在极度的愁苦中，一个漂亮时髦的、名叫皮姆的贵族青年，给予了伊莎多拉单纯的短暂的欢乐，这真正的了无痛苦的欢乐啊，使伊莎多拉的舞蹈充满了活力——“皮姆的舞曲”或曰“刹那音乐”就是此时完成的。

伊莎多拉的舞蹈学校的开支越来越大，入不敷出，

困难重重。因此，伊莎多拉想出一个主意，让学生跟她到各国演出，看看有没有一个政府能够赏识这种儿童教育之美，从而给她一个在较大范围内实施她的规划的实验机会。

此时伊莎多拉已明白，德国不是能够实现她的梦想的地方，因为德国皇帝是非常保守的。因此她们先去了俄国，尽管得到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帮助，但是他的财力不足以使伊莎多拉的舞蹈学校设在他的艺术剧院里，所以也未能如愿。

于是，她们又前往英国，希望得到帮助。然而庞大的开支使一切落了空。

1908年7月的一天，伊莎多拉独自乘巨轮驶向美国——自从她搭乘牲口船离开纽约以来，已经9年了，她已经驰名欧洲，创立了一种艺术，一个学派——美国将如何对待她呢？

她的经理弗罗曼是个能干的人，但他没有意识到伊莎多拉的艺术天生不适合于叫座，她的表演只能打动相当有限的一部分观众。他让伊莎多拉在八月的炎炎夏日里登台演出，作为百老汇的精彩节目，然而却是在一个又小又不好的乐队的伴奏下表演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结果不出所料——彻底失败了。那几天炎热的晚上，气温高达华氏90多度。闲步逛入戏院的

少数观众看得莫名其妙，大部分观众根本不喜欢。评论文章很少，而且写得很糟。伊莎多拉几乎感到她回到祖国实在是一个错误。

就在此时，纽约著名的雕塑家巴纳德来拜望了伊莎多拉，并带来了他的朋友——格林威治村全体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几乎都来了，他们的友谊和热情恢复了伊莎多拉的兴致。巴纳德想为邓肯塑一个雕塑，名为“美国的舞蹈”，两臂伸向天空，目光直视上苍。开始进行得很顺利，然而不久，因巴纳德的夫人病重，于是这个工作便没有再继续下去。于是，这位雕塑家日后得以名垂青史的作品是伟大的林肯的雕塑，而不是伊莎多拉的“美国的舞蹈”。

弗罗曼看到在百老汇的演出失败惨重，便试图到一些小城市去巡回演出，但结果比在纽约演出失败得还要惨。伊莎多拉终于失去了耐性，弗罗曼也因为赔了钱而狼狈不堪——他们解除了合同。

巴纳德劝邓肯留在祖国，他说她是美国人的骄傲，如果美国不能了解她的艺术，那么太令人惋惜了。于是伊莎多拉决定留下来，在纽约每晚为大诗人和艺术家跳舞。一天，作曲家、指挥家沃尔特·丹罗希来拜访伊莎多拉，建议他俩合作——他有一个优秀的乐队。伊莎多拉同意于12月在大都会歌剧院演出。这次剧

场座位被抢购一空。

与丹罗希合作使伊莎多拉非常自豪，因为这位有名的指挥家指挥着一个80多人的大乐队。伊莎多拉无法形容她在这个乐队伴奏下演出时的快乐。丹罗希举起了指挥棒，刚一挥动，伊莎多拉内心立刻涌现出所有乐器融为一体的巨大和弦。她的舞蹈动作好像汹涌的波涛中涨满的风帆，推着她向前、向上。她觉得自己的内心深处有一种特别巨大的力量，把她几乎要振成碎片，就像末日到来一样。伊莎多拉觉得自己简直不是在舞蹈，而是成了传播乐队的扣人心弦的表现力的磁性中心，从她的心灵里爆发出的炽热的光芒，把她和乐队紧紧相连。

演出极为成功！

然而，在华盛顿，伊莎多拉遇到一场疾风暴雨，几位部长以激烈的言辞反对她的舞蹈。

后来有一天，罗斯福总统出人意料地亲临包厢，来观看伊莎多拉的演出。每一个节目演完之后，他都带头鼓掌，此后，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

“这些部长从伊莎多拉的舞蹈中找到什么害处呢？在我看来，她像是一个跳着舞穿过晨曦沐浴的花园，采摘想象之花的天真无邪的孩子。”

报纸援引了总统的这段话，使那些说教者大为惭

愧，从而大大帮助了伊莎多拉的巡回演出。

在美国的这次巡回演出，大概是伊莎多拉一生中在祖国的最快乐的时光。经过这么多年的奋斗，她终于赢得了自己同胞的衷心爱戴。

第六章 痛苦的母亲和情人

伊莎多拉回到巴黎，见到了自己的学生和女儿，心中非常快乐。此时替她担当经理的人是大艺术家波勒格，他为她租下欢乐剧场和哥伦的乐团，由哥伦亲自指挥，演出轰动了整个巴黎！当时著名的评论家都为她写下了热情洋溢的评论，就像全巴黎都对她露出了笑脸。

但是伊莎多拉的经济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为学校的开支实在是太庞大了，她赚到的钱根本不够。就在这时，一位百万富翁来拜望她，伊莎多拉生活中新的一幕又开启了。

这位名叫洛亨格林的人身材修长，一头金色鬃发。他用迷人的声音对伊莎多拉说：“我钦佩你的艺术，你办学校的那种勇气，我是来帮助你的。”

这就样，伊莎多拉和她的学生搬进了洛亨格林在海滨的别墅，而洛亨格林对孩子们也非常地慈祥。一天晚上，他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化妆舞会，突然一个名叫雅利加的小孩生了急病，快要死了，他们俩人不顾一切地跑出去找医生，焦急地等待医生的结论。就在小孩得救的刹那，他们两人互望着，眼泪融化了彩

色的面具。两个人的心都为同一种力量所俘获了。

第二天他们就乘坐着豪华的游艇荡漾在地中海的碧波上，船上有50名水手，用的是水晶镶银的器皿——而这种巨大的消耗，仅仅是为了两个人的欢乐。

和洛亨格林在一起的时候，伊莎多拉过着真正的上等人的生活，她懂得了巴黎所有的好饭店在哪里，知道了哪一年的陈酿和哪一种原封最精美。她也知道了许多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事物。她第一次来到最时髦的时装店，订做华丽的衣衫。洛亨格林像个国王似的受到别人的逢迎，人人对他弯腰屈膝，因为他有着真正的贵族气派，挥金如土——这些都对伊莎多拉产生了不可抗拒的诱惑，然而这一切又使她感到厌倦，无聊。这种生活对她的艺术梦想而言，实在是一种累赘。

伊莎多拉和她的洛亨格林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伊莎多拉是一个拥有平民思想激进的人，她心中高扬的旋律是惠特曼的“自由之路”，她所想要的是帮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真正健康的自由而美丽的生活，那柏拉图的“理想国”。而对于洛亨格林，这位过着优雅的上层生活的资产阶级，他是不可能拥有对底层人民真正的同情的。他只想乘着游艇，走到无涯的天边去。

所以伊莎多拉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心中矛盾得

厉害。艺术和爱情，做一个艺术家和一个女人，这两种念头在她心中激烈地碰撞着。甚至她觉得墙上画像中的女子，都对她充满着讥诮的眼神，似乎在对她说：“你无论怎样决定，都是一样的。没有人可以逃脱死亡之魔，你何苦又把新生命带到这世界受苦呢？”伊莎多拉的愤怒和对生命的热望同时被激发出来，她决定要这个孩子，为迪尔德丽生一个小弟弟。

在美国演出的时候，一个不安的太太跑到邓肯面前，对她说：“可怜的小姐，你的肚子在前排看得很清楚，你不能再像这样下去了！”

伊莎多拉回答她说：“我所要表现的正在于此呀——爱情，女人，生命，春天，我的舞蹈的意义正在于此。”

但是她和洛亨格林也觉得放弃演出更妥当一些，于是他们一起到尼罗河去度过冬天。

邓肯快乐极了。身上怀有一个新生命，经过那些宏伟壮阔的金字塔，一望无际的金色的沙漠，埃及古代君王的神圣庙宇，就像通过时间的云雾，踏进永恒之门。

埃及是多么美啊！紫色的晨曦，艳红的晚霞，连绵起伏的沙丘，神秘莫测的“死亡之谷”，农家妇女头顶水瓶在尼罗河的岸上走着，丰满的身体在黑色的

衣衫下摆动，还有那沙漠中长长的骆驼队，大风过处扬起清越的的驼铃声……

回到法国，在布留的海滨别墅里，伊莎多拉生下了一个美丽的天使一样的孩子——他们的儿子帕特里克。为此，在巴黎他们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宴会。在一个美丽的夏日午后，在大树下奏着极为悲凉美丽的瓦格纳的音乐，而那之后是彻底的舞蹈与狂欢，宛如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盛宴。

洛亨格林提出要和伊莎多拉结婚，可是伊莎多拉回答他说：“一个艺术家要结婚是多么愚蠢！而且我是要环游这个世界的，那你怎么能一辈子老坐在包厢里看我跳舞呢？”洛亨格林主张他们可以先试三个月看。

他们来到了英国的德文郡，在那里他拥有豪华的宅坻和汽车。英国的夏季，终日落雨。当地的人似乎毫不在意，他们早晨起来吃过饭就披着雨衣四处走，到午饭时间再回来，继续吃饭，从午饭到5点钟，他们睡觉。5点钟他们吃茶点，然后玩纸牌。直到晚间他们才准备着这一天真正重要的事——修容整装来吃20道的晚餐，女人穿着露肩的衣裙，男人穿着浆硬的衬衫和礼服。晚餐之后，他们随意谈谈政治或是人生哲学。你可以想见这样的日子有多么无聊，与伊莎

多拉热情奔放的性格又是多么的不协调，没过几周，她便厌烦得要死了。

于是洛亨格林建议她在他豪华的舞厅中跳舞，并从英国哥伦的乐队请了一位钢琴师。这个人长得很难看，一个左右摇摆的大头。伊莎多拉一开始极为厌恶他，然而在一个落雨天他们一道出游的时候，伊莎多拉突然觉得有一种魔力抓住了她，她看到了燃烧在他眼中的天才的光辉。从这以后，邓肯认识到自己也许的确是不适宜于家庭生活的，她似乎仅是为爱而生的，有着天才的男人总是能激发她狂热的恋情。

伊莎多拉又一次到美国去巡回表演了。除了她的艺术，别的都并不真正属于她那伟大的心灵。她在大众面前宣讲美国的舞蹈——这生于大自然的神奇的舞蹈，它来自于高渺的内华达山脉，广漠的洛基山，空旷的雅斯米山谷以及雄伟的尼亚加拉大瀑布。

在美国的东部，她举办了一场不收门票的演出，每一位观众都为她那美丽绝伦的舞蹈所感动，他们泪流满面。尽管离现实生活的种种丑恶、贪欲与焦虑仅有几步之遥，伊莎多拉却像美妙的诗琴一样抚慰着人们的心灵，就像摩西的手杖从岩石里引出的阵阵清泉。伊莎多拉就像后人所评论的那样，是“菲狄亚斯、波提切利和米开朗琪罗的媲美者，是伟大的路德维希·

冯·贝多芬以及格鲁克、肖邦和瓦格纳的精神上的姊妹。”

你怎么可以指责这样一个从奥林匹亚圣山上降临的女神呢？诚如她自己所言：“我以一种浪漫的天真无邪投身于爱情，人们似乎如饥似渴地需要美，需要那种无恐惧无责任而使人爽心振奋的爱……如果你有一个身体，它天生要受好多痛苦，不管你多么有德行，也免不了各种病痛的伤害。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可以从你这个身体上汲取最大的快乐呢？一个整天都从事脑力工作的人，有时为一丝难题和忧虑绞尽脑汁，为什么他不应该躺在美丽的手臂中，为他的痛苦找到安慰，找到几小时的美丽的享受而忘掉一切呢？”也许邓肯的思想太不见容于世俗的道德，然而她这带着爱的使命降生的人儿，似乎一切都不可以遏制她那恣肆的如急风暴雨般的热情。伊莎多拉——一个浪漫的清教徒，因为在每一次的感情里，她都是全身心地去的，而非出于自毁似的堕落的情欲。

再回到巴黎的时候，帕特里克已长大了许多了，伊莎多拉买下了革维克斯的宅室，与好友钢琴家斯金终日工作着，沉浸于一种“安静的狂喜”之中。洛亨格林有时也在这里举办宴会，一会儿把这儿变成热带的花园，一会儿变成西班牙的宫殿，邀请一切巴黎著

名的人。就在这个时期，她认识了天才的作家邓南遮。

邓南遮是一个现代的唐璜，对于稍有名望的女子，他都要战胜她们，得到她们的心，把她们一串一串地系在腰间，就像印第安人系着俘虏的头颅。但是，伊莎多拉拒绝了他，因为他也曾爱过埃莉诺拉·杜丝——这个伊莎多拉崇拜的伟大的女演员。为着杜丝的缘故，伊莎多拉拒绝了她，而且她觉得自己是唯一不为他的魅力所打动的人，心中隐隐生出一种自豪之感。

就在这时，因为伊莎多拉的较为放纵和博爱的态度，引起了洛亨格林强烈的嫉妒和愤恨，他和伊莎多拉大吵了一架，一个人飞往了埃及。

世界仿佛变黑暗了，伊莎多拉和着肖邦的《葬礼进行曲》，表演着一个妇人怀抱她的已死的婴儿，用缓慢踌躇的步履，向人生最后安息的路上走去。死人进了坟墓，然后，灵魂从肉体上出来往上升，升到光明之处——便是永生。伊莎多拉跳完这舞，斯金全身战栗，手指冰凉，他握着伊莎多拉的手，恳切地说：“不要让我再弹这曲子，我感到亲自经历了死的滋味。我甚至闻到了白花的味道——葬花——我也看见了小孩子的棺材——棺材——”。

似乎生命中的一切都有预兆，事情总按预定的方向到来，道路就在那里，只不过我们不能看见。伊莎

多拉经常感到莫名的忧郁，就像不幸的先兆一样。

迪尔德丽和帕特里克长成了两个甜蜜的孩子，他们都会按照自己的曲调和动作来舞蹈，而且天生那样热爱音乐。一天，大艺术家罗尔·普格鲁正在弹莫扎特的乐曲的时候，两个孩子蹑手蹑脚地走进来。当他弹完的时候，他们两人同时把小脑袋搁在罗尔的手臂下面，仰起脸来注视着他，天真的小脸上有一种极为钦佩的神情。罗尔吓了一跳，便说：“从哪里来的这些小天使呢——莫扎特的天使——”这样他们便都笑了，同时爬到罗尔的膝上，把脸藏到他的胡子里。

伊莎多拉有着可爱的孩子，她的艺术四处受到欢迎，她简直像在欢乐的火焰中舞蹈。然而似乎时刻有着一个穿着黑衣的影子伴随着她。就像那忧愁的俄底浦斯王一样，逃向相反的方向去躲避不幸的事情，却正是向不幸走去。

“孩子的母亲呀，别人谈到奥林匹亚山的时候，你便发笑，因此之故，你便要受罚；你那可爱的孩子们，身体和头部要撞破，而你不能去救他们。

你独自休息的时候，你不怕等候着你的打击。你这应受处罚的不快乐的女子，挣扎也是无用的。那些人对你不好，要戏弄你。

你一生等候着，就在失望和孤单的黑暗中等候着。

你发出的声音，不像人的声音。你呆着不能动了，好像一块石头。你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就是在那天早上，伊莎多拉谈到了这段不祥的文字，就像神最后的诏示一样。这本来该是怎样快乐的一天啊！洛亨格林从埃及飞回来看他们，一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然而到了晚上，就像一场恶梦一样——孩子们都在一次事故中死去了。

伊莎多拉无比悲痛，然而她却并没有眼泪，她觉得她的两个小天使并没有死去，他们只是脱了尘世的衣裳，回到上帝那里去。别人都以为她是发了疯的，只有她自己知道自己是多么清醒。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痛楚，因为这两个小孩子所给予她的欢乐，超乎男人的爱情千倍之上，甚至超过她的艺术。这个悲剧似乎永远地结束了她对今后任何正常的欢乐的希望。她觉得她的肉体虽然还在世界上苟延残喘，但她的精神却被永远地压碎了。

就像她反对现代的制度一样，伊莎多拉也反对现代的葬礼仪式。她要把这次可怕的不幸变成一种美的表现。她的亲人们理解她的感觉，他们在艺室里造了一个大花山，并且叫哥伦乐团演奏格鲁克的《孤儿》，那美丽的挽诗。

一些宗教界人士诽谤伊莎多拉，说她是一个没有

心肝的妇女，因为她已决定用火葬来告别她的天使。拜伦在海边用火焚烧雪莱的尸身，是如何伟大壮丽的举动！这种由火焰、光辉和色彩组成的美丽的形式，埋葬了伊莎多拉的过去的青春与美好的岁月。从此以后，她只有一个愿望——飞离这场灾难。

伊莎多拉此后的生活正是一系列不可思议的逃离，就像那悲哀的犹太人到处流浪，又像那漂泊的荷兰人永远飘流，一切的生命就像在幽灵的海洋上漂泊的幽灵之舟。

尽管伊莎多拉与洛亨格林有着心灵相通的感应，然而无法驱散的巨大的悲哀就像一个灰色的阴影横亘在他俩之间。一切都已不可挽回，就像洛亨格林一日不告而别的渐去渐远的小船……

就在这时，她的哥哥雷蒙德从阿尔巴尼亚来了，带着以往一样的热忱。他告诉伊莎多拉那里发生了大规模的自然灾害，要她立刻同他一起去帮助受灾的人们。这似乎多少使她忘却了忧愁。雷蒙德在哥尔佛买了羊毛，雇请当地的女人织成美丽的毛毯，送到伦敦去卖，可以赚取50%的利润。他将赚来的钱开办了一个面包厂，出卖的白面包要比希腊政府的小米便宜一半，就这样他建设了自己的新村。

在这里伊莎多拉看到了异常悲惨的景象。一个母

亲坐在树下，怀中抱着婴儿，身边还围着三四个小孩子——饥饿异常而无家可归。他们的房子被烧掉了，丈夫和父亲被土耳其兵杀死了，牛羊被偷走了，粮食被践踏了，母子孤苦无依。每当看到这种情形，雷蒙德就会给她许多袋山芋。

当伊莎多拉的健康和精神完全恢复时，她感觉到她必须重回到艺术的生活中去，于是她离开了阿尔巴尼亚，来到了瑞士。然而此时的伊莎多拉不能和任何人同在一处，到达极端的时候，她甚至听见人的声音都觉得讨厌。于是伊莎多拉开始了长时间的漫游，她先回到巴黎，觉得触景伤情，没法住下去。就开着汽车越过阿尔卑斯山，南下至意大利，有时终夜在威尼斯水路上驾着小船漂流……。

就在这时杜丝邀请她一起去住，在她那里，伊莎多拉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安慰。杜丝实在是一个超乎凡人的女人，她的心灵异常伟大，能够包含世界的悲哀；她的精神辉煌照耀，透彻尘世的一切痛苦。她们一起在海滨散步的时候，伊莎多拉觉得杜丝的头伸到星辰里面，她的手扶在山岳的顶端。然而这个所谓的“热爱艺术”的世界，却一任这个伟大的女演员在孤独贫困之中悲哀地生活了15年之久。杜丝此时正在她艺术最成熟的时期，她的身体的各部分都表现出那

种悲哀而伟大的心灵。每晚琴师斯金替她弹着贝多芬、肖邦、舒曼、舒伯特等人的曲子，她用一种很低的声调细细地唱着悲伤的歌曲，叫人听了忍不住要流泪。

杜丝劝伊莎多拉重回舞台，因为生命短促，而艺术则是她唯一的使命，但她什么都不想做，她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她的孩子们。每当她孤身一人在夜间的时候，她便只想快快天明。天明的时候，她就想游到很远的地方，再不回来了——然而她的求生的欲望又使她仍回到岸边来。

一个阴暗的秋日的下午，伊莎多拉独自在沙滩上散步。走着走着，突然看见迪尔德丽和帕特里克的身影正在前面手拉手地走着。她大声地喊他们，但他们一边笑一边跑，她怎么追也追不上。突然他们消失在浪花之中，一阵恐惧袭上她的心头，这是她孩子们的幻影——“我是有病了吗？”——伊莎多拉觉得自己已经有一只脚踩在疯狂和理智的分界线那里了，她感到极度绝望，扑倒在地，放声痛哭起来……

不知在那儿躺了多久，她感到有只怜悯的手在她头上抚摸着。她向上一看，见一个像西斯廷教堂中美丽的雕像一样的青年站在那里，他刚从海里游泳出来。他对她说：

“为什么您在这里哭泣不止？我能帮您吗？”

伊莎多拉望着他。

“好吧”。她回答说：“您救救我——不是救我一命，而是救救我的理智，比我的生命还要宝贵。给我一个孩子吧。”

那天傍晚，他们一起在伊莎多拉的别墅的屋顶凉台上站了很久。太阳西落在水天之际，月亮正在升起，如水的月光倾泻在大理石般的山坡上。伊莎多拉感觉到他年轻力壮的手臂紧紧搂着她，嘴唇贴着她的嘴唇，他的全部意大利人的热情倾泻在她身上。伊莎多拉觉得自己被人从悲痛与死亡之中拯救了出来，被带回到了光明的乐土。

这次的爱情也没有什么美好的结果，因为这位意大利的青年雕塑家已经订了婚了。他离开了伊莎多拉，然而她并无怨恨，因为她已经不再孤独，一个新的生命即将来陪伴她了。

对于一个愁苦的心灵，罗马是再好没有的。雅典的那种光荣，那种美妙，会使一个人的痛苦加重，而罗马则布满了废墟、坟墓、纪念碑，一代一代的死亡，这就像止痛剂一样，把伊莎多拉从愁苦中解脱了出来。当杜丝回到佛罗伦萨之后，伊莎多拉就到罗马四处游荡，像闯进时间隧道的一个幽灵，四周是加邦拉旷野，上面是拉非尔凯旋门。她忠实的朋友斯金陪伴着她，

她常在夜间坐在泉水旁静静地哭泣。

一天，伊莎多拉接到洛亨格林的电报，要她仍回到巴黎去。他为她买了贝里维的一个大旅馆，以便创立她所要的学校，他劝她暂时放弃个人的感觉，专为理想而努力，创造出美来照耀这悲哀的世界，伊莎多拉听从了他的劝告。

她着手装修她的跳舞之宫，招收了50名新学生。这些学生的学习进度惊人，开学不过三个月，她们的进步使所有来看她们表演的艺术家惊叹。住在附近的雕塑家罗丹也常常来作客，他一来就坐在舞蹈练功室给正在跳舞的姑娘们画速写。一次，他对伊莎多拉说“要是我年轻时有这么好的模特儿就好了！这是能活动的模特儿，按照自然和谐规律活动的模特儿！美丽的模特儿我倒是有过，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像您的学生这样懂得运动的科学。”

6月的时候，伊莎多拉带着她的学生们在脱克多拉剧院举行了一次表演，观众们不住热烈地欢呼着，因为这些孩子们是那么动人地体现了人类未来的希望——尼采所说的“时刻准备着飞翔”的未来的舞蹈者。

伊莎多拉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让她的舞蹈学校成为一个圣地，使全巴黎的人心灵纯静，就像当年的

“罗马牧师舞蹈学校”对罗马的影响一样。为了促使这个愿望的实现，洛亨格林和伊莎多拉开始规划建一个剧院，从而得以将音乐、悲剧、舞蹈，以其纯粹的形式联合起来。在这剧院里，梦雷塞利、杜丝或都卜丽表演那些伟大的希腊悲剧，而她的学生们则一起舞蹈着为他们伴唱。伊莎多拉还希望在这里，集合她的1000个学生，配着第九交响乐，以庆祝贝多芬的一百周年纪念。她甚至想象着这只圣洁的队伍从山上蜿蜒而下，在河上泛舟，然后在希腊登陆，直入雅典神庙。

就在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云布满了欧洲的上空，人人都在议论纷纷，谈论战争。伊莎多拉的第三个孩子就在这种空气中诞生了。命运对她何其残酷，这个孩子生下没多久就死去了，好像她以前的那两个孩子一样，这就像在她的痛苦上重复加上了新的痛苦，鲜血、泪水、乳汁——三条生命之水不断地喷涌而出。然而在一个大时代的恐怖面前，个人的情感又算得了什么呢？伊莎多拉的舞蹈学校被改成了战时的临时医院，接纳从前线下来的伤兵。她的艺术之宫变为基督受难之所，即而变为士兵死伤流血的积骨堂。她以前向往的是超然的音乐，然而现在只有痛苦的哭声。

伊莎多拉于是离开了贝里维，到海滨去遣散郁闷

的心情。洛亨格林将学校迁往纽约，以回避战争。在这里，她遇到了一个奇怪的人，他总是回避她。原来这便是那个试图救活她那两个孩子的医生，他们在相互的抚慰之中度过了艰难的日夜。作为一个医生，他曾以怎样的努力试图唤回那两个幼小的生命，然而他失败了。为此他不能忘记，更不能原谅自己。伊莎多拉知道了这一切，共同的悲哀使他们的爱愈加深切，然而这使他们日渐痛苦。因此，分离的时候又来到了，因为不管怎样的相爱，这种充满悲伤与愁苦的感情也只能使他们陷入疯狂。

一天，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由于送箱子的人的失误，送来了装有那些小孩子的衣物的箱子，结果伊莎多拉一见之下，所有的悲痛瞬间袭来，她一下子就昏倒在上面了。

伊莎多拉又回到了美国，因为她的学校已迁到了纽约。她们就像一群避难者，看见美国是如此安静，甚而沉醉于一片狂喜的气氛里面，人们都沉迷于爵士音乐的狂潮之中。伊莎多拉看到这种情况，又想到法国在流血牺牲，心里非常气愤。她在大都会剧院表演节目的时候，便披着红色的披肩，跳起了《马赛曲》，她那雄伟的姿态，就像巴黎凯旋门的雕塑一般。这是她对于美国青年要保护世界最高的文化——就是由法

国发源的文化的一种呼声。第二天各大报纸都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评论，她的艺室又一次变为诗人和艺术家的集合场所。

然而伊莎多拉的经费又一次发生了危机，在对美国的奢靡之风彻底失望之后，她决定回欧洲去，但她却连回程的船票也买不起。正在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名叫罗德的美国女子把她的卖证券的钱全部拿来资助了她，并对她说：“你的努力就是我的努力，我愿尽可能为你做一切事。”在激昂奋进的《马赛曲》声中，伊莎多拉和她的学生们在船上舞蹈着离开了美国。

到达欧洲之后，伊莎多拉不断地辗转于各国之间，她总努力着试图使她的学校保留下来，等战争结束后好回到巴黎的贝里维去。为此她签约前往南美的布易诺斯艾利斯去表演。

在布易诺斯艾利斯那种充满热带风情的地方，伊莎多拉陶醉在探戈舞曲柔媚的音乐里，她在一家学生酒店里为他们配着国歌来跳舞，她用国旗围着身体，表现着那种受压迫的痛苦以及从专制制度解脱而获得自由的快乐。她的表演是那样的充满着光辉，学生们都围着她一遍一遍地唱着，而叫她一遍又一遍地跳着。

这一夜的快乐损毁了伊莎多拉在布易诺斯艾利斯的形象，所有的上流社会的人都退了票，并声言要抵

制她的表演，而她本是想要以此来资助她的学校的。她电汇的钱款因战争而被截留，学生们时刻有被遣散的危险。她的经理人因愤怒而离开了她，她只好和琴师一同前往蒙的维的亚以及里约热内卢表演，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伊莎多拉再回纽约的时候，又一次遇见了洛亨格林。她经历了许多困苦之后又见到他，心中无比快乐。洛亨格林对她一如从前的温和慷慨，邓肯在大都会剧院举办了她一生中最为快乐的一次演出，所有纽约的艺术家、演员、音乐家都来观看，他们为她欢呼，大声地喝彩。

然而对于伊莎多拉的学校，这一切似乎都有些迟了，所有的小学生都被家长领回去了，只有六个大一点的学生在奥古斯丁的带领下来到了纽约。洛亨格林为她在麦迪逊花园租了一大间艺室，她们每日下午工作。人生看来是似乎美满了，所有的朋友都说：“她已经忘掉了，她已经战胜忧愁了。”但是没有人知道痛苦是不能忘记的。每当有小孩进到她房间喊母亲的时候，她总是心如刀绞，她只能用艺术、用创造来忘却。人间真是地狱，充满了痛苦悲哀。

邓肯的艺术与她的生命密不可分，她的血液中充满了躁狂的因素，时而骚动不安，时而欢欣跳跃。她

的一生也充满了绚烂的色彩，交错着苦恼与欢乐，混杂着光辉与黑暗，既有地狱之火在熊熊燃烧，又被英雄主义和爱所临照。最根本的，她永远遵循自由的精神，傲世独立，不断地对社会的狭隘进行反抗，并为被压迫的人们呐喊。

在俄国十月革命消息传来的时候，邓肯兴奋极了，她以极大的热情，穿着红色的舞衣，跳着《马赛曲》、《斯拉夫进行曲》，为革命欢呼。她的心好像要爆裂一样，那些被压迫者、受痛苦者、为人类牺牲者挣脱枷锁而得解放的欢欣而自由的灵魂在她高尚的心中飞扬。

因为伊莎多拉自由放纵的天性，洛亨格林大发雷霆，又一次离开了她。伊莎多拉把自己的名贵的衣着首饰都卖掉了，以维持学校和她自己浪漫的生活。到了身无分文的时候，她又只好到加州去演出了。

距离当年伊莎多拉离家的时候，已经22年过去了，她再踏上故乡的那一刹那，抚今追昔，不胜感慨。而此时罗丹故去了，伊莎多拉不得不在演出时遮上黑纱以挡住哭肿的眼睛。她还看到了母亲，母亲衰老而无精神，回想当年的意气风发，伊莎多拉不禁黯然神伤了。

在家乡唯一快乐的事是遇见了哈罗巴尔，一位伟

大的音乐家，他们的艺术感觉如此的相通，以致于每根神经都战栗着充满了希望，人未喝酒而先陶醉了。

邓肯在美国日渐困窘，于是决定再回巴黎去，在船上她摔了下去，大商人塞佛利基照顾了她，这便是当年那个慷慨地赊给她舞衣的人。这个人是一个真正的男性，他从生活本身得到快乐，而从不靠幻想来麻醉自己，极端实干而头脑清晰——与邓肯以往结识的男子全不一样。

到了伦敦之后，邓肯孤身一人，困窘不堪，既无金钱也无朋友，自杀的诱惑格外巨大，然而她在孤独中努力地坚忍着。

天使出现了。

一个酷似李斯特的钢琴家罗麦尔出现在邓肯孤寂无聊的生活里，他就像一个光明的天使长照亮了邓肯的生命。在战争造成的巨大恐怖中，罗麦尔为她弹奏着李斯特的乐曲，关于祈祷、光明、甜蜜，伊莎多拉则伴着这优美的音乐起舞，心中充满了圣洁超凡的爱情。这爱情又一次涤荡了她的生命，使她灵魂透明，这真是无比的幸福！周围是无边的海洋，李斯特的音乐，而天使长在身边飞翔……

战争终于结束了，伊莎多拉的贝里维的房子也被法国政府买去，于是她只好买下了贝多芬别墅来重建

她的学校，她和她的天使长的艺术合二为一，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就好像灵魂从肉体中直升出来，流入另一种无限的境域中，而一切便是这另一个世界的回响。此时如果伊莎多拉和他的天使长继续向这方面研究，就会创造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充满精神上的力量、默契与协调。然而伊莎多拉还是惦记着她的学校，她又把她的学生从美国都召集回来，并一同去了雅典。

这次的旅程，又一次埋葬了伊莎多拉的爱情，她的天使长爱上了她的学生中的一个。他不再关心那种心灵相通的圣洁的感情了，尘世的美丽打动了他的心。伊莎多拉极为痛苦，甚至雅典的美丽也不能使她忘却这一切。

有一天她们全体被邀请参加一个大会，是用来庆祝汾尼遮罗斯和年轻的希腊国王的，地点在古运动场。有人上前送给伊莎多拉一个花冠，说：“你带来了菲狄亚斯不朽的美和希腊最昌盛的伟大时代。”邓肯回答说：“啊，你们要帮助我创造出1000个伟大的舞者，在这运动场里举办大规模的舞蹈，以使全世界的人都能用惊奇欢乐的眼光来欣赏。”在这种伟大的理想面前，个人琐碎的情绪又算得了什么？

伊莎多拉在雅典政变之后离开了那里，当然她的

天使长和情人也离开了她。她当时只觉得爱情死了，这世界也死了。

然而在伊莎多拉的灵魂中，浸濡着古希腊的日神和酒神的精神，这既是一种野性的能量，奔放不羁，如醉如狂，又是一种清醒的意志，深思熟虑，和谐而辉煌。在她心中，永远有烈火在灼烧，这就是对于未来永不磨灭的希望。

第七章 一个全新的世界

1921年春，一封来自苏联新政府的电报揭开了伊莎多拉最后七年新生活的序幕。7月，她携义女爱尔玛、女仆让娜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旅途。她就像一个死后的灵魂走向一个新世界一样，心中充满着伟大的理想，这一年，她已经44岁了。

然而，当列车进入火车站，伊莎多拉的心就凉了一半，没有鲜花和拥抱，没有欢声笑语，甚至连问一句“哪一位是邓肯女士”的人也没有，最后她们只好跟随一位和她们同车厢的机要员一起进入了这个陌生的国度。

最终解决了她们食宿的居然是一个她们的旧相识——弗洛林斯基伯爵，一个穿着讲究的西服皮鞋的贵族，这使她们感到好笑。然而不久她们就笑不出来了，因为屋子里除了有很多苍蝇，还有许多别的蚊虫，让她们根本无法入睡。

由于这一天是星期天，所有的官员都在放假，弗洛林斯基帮她们四处打听，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回音。直到第二天上午，教育艺术人民委员卢纳察尔斯基才从放在桌上的通知了解到这位舞蹈家已到达的消息，

他只好给她安排到格尔采尔公寓——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的首席女演员的家里（在苏联，一个有意思的特殊就是称呼她为邓肯女士，而其他的国家一直都叫她伊莎多拉）。

格尔采尔公寓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摆满了古董和昂贵的小玩意儿，伊莎多拉很不习惯，她以前总是住在天花板很高的房间里，室内挂着蓝色的帐幔，放着几张低低的长沙发和桌子。

第一位到公寓来的客人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他们两人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见面非常高兴。他对伊莎多拉说，他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使他的工作跨越俄国，与德国和美国的公众见面。为了这个缘故，他终于熬过了那些可怕的岁月。但是伊莎多拉出于一时的热情和对这个共产主义国家的无限热爱，动情地说：“我亲爱的，你正面临着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要么认为自己的生命已到尽头，一死了之；要么重新开始生活，做一个共产主义者。”

几天以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请伊莎多拉和艾尔玛去观看他的新实验。把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搬上舞台，演出没有管弦乐队伴奏，只在舞台两侧分别放置了一架钢琴。但是他的实验得到了伊莎多拉的否定，她说：“歌剧是胡闹……您应当

更有所作为，譬如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我总梦想着有一天由您来导演，由杜丝扮演阿加娃埃，而我和我的学生则为全剧的合唱伴舞！”

几天之后，弗洛林斯基邀请伊莎多拉参加一个晚会，共产党的大部分领导人都将参加。伊莎多拉激动极了，她以为她将见到一群容光焕发的理想主义者，就像托尔斯泰的信徒那样穿着朴素的农民服装，怀着对人类的热爱，头顶笼罩着光环。于是她换上了红色短袖束腰外衣，外面披一条腥红的开司米围巾，并在头发上罩了一方红色的薄纱。

晚会在卡拉汉大厦举行，当进入一个典型的路易十五式的大厅内，伊莎多拉看到了穿得衣冠楚楚、心满意足的同志们正专心致志地欣赏着一个站在钢琴旁柔声地唱着法国《牧歌》的女士的演唱。伊莎多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她的目光从那位身着晚礼服的女士移到天花板上摹仿瓦多所作的跳小步舞曲的人物，又从那里把视线折回到室内金碧辉煌的俗气的装饰及陈设，然后再看看坐在那里聆听无聊的歌唱的“同志们”，他们活像一群在任何文明社会的一角都能见到的那种富有的中产阶级。伊莎多拉怒不可遏地走到大厅中央。

“这和过去有什么两样？”她大声地说：“你们

进行了一场革命，你们首先应该抛弃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来的可憎的遗产，可是你们却比他们还要奢靡。你们不是革命者，你们是乔装打扮的资产阶级，你们这些篡位者。”

大厅内一时鸦雀无声，伊莎多拉像一个复仇天使，身披炽燃的衣衫，口吐激烈的言辞，大踏步地走出大厅，留下了一群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的人。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可是伊莎多拉的舞蹈学校却杳无踪影。她心急如焚，生怕自己这次俄国之行一无所获。为了消磨时光，她白天在城里散步，晚上则到剧院闲逛。

一次偶然的的机会她结识了波德沃斯基，他是一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当时正带领一队运动员从事体育场的建筑。伊莎多拉为这个生气勃勃的、充满了理想主义光辉的人所深深打动，并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在一家英文报纸上发表。第二天她又跑去见他，他们一起走在山间崎岖的小道上，这位目光充满英雄气概的个子瘦小的人对她说：“我领你走这条危险的道路，目的是为了告诉你，如果你想为俄国工作，摆在你面前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而不是什么大剧院、管弦乐队、鼓掌喝彩的观众。不，不，那些将会使你一事无成。如果你想使自己有所作为，那么就到群众中去，

冬天在谷仓中，夏天在原野上舞蹈。使人民懂得你的舞蹈语言，使孩子们增长知识和才干。还有，即使做了这些，也不要接受别人的感谢！”

伊莎多拉应波德沃斯基夫人之邀去麻雀山住了一周，在那里认识了鲍罗廷。他长得很英俊，会说英语，富于修养，说话慢条斯理。伊莎多拉像花神们在帕西发尔面前舞蹈一般也为鲍罗廷跳起舞来，并以她最富于魅力的方式将玫瑰花瓣撒在他身上。但是，鲍罗廷不为所动，他心中只有事业，而且他也不可能为一个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来的舞蹈家而影响自己的前途。另外，伊莎多拉还结识了托洛茨基的父亲，尽管她盛赞老人的儿子是个杰出的人，但老人似乎并不赞同儿子的所作所为。

伊莎多拉搬到了著名演员芭拉乔娃家里，而与此同时，这位逃离苏联的女士却正试图住在伊莎多拉巴黎的房子里，并因这座房子没有餐厅而决定放弃——这一幕情景是多么有趣而略带讽刺意味啊！这位富有的女士的家如今已被若干户人家分占，在留给伊莎多拉和艾尔玛的房间里，尽管东西已被搬空，却依然可以清晰地想见当时屋内各种浮华繁琐的装饰以及极尽雕琢之能事的室内风格。

10月中旬——伊莎多拉·邓肯从伦敦启程后三

个月——普列特奇斯坚卡 20 号的大门敞开了，迎来了希望学舞的蜂拥而至的孩子们，伊莎多拉从中选择了 50 名天赋最高的孩子作为即将成立的学校的学生。12 月 3 日，学校正式成立了。

伊莎多拉这最后几年的时间大部分是在俄国度过的，也正是在这片她所热爱的土地上，她遇到了一生中最后一次爱恨交织的恋情——这“秋天的恋情”以“灵魂的结合”而著称于世，因为这是两个天才的心灵之间碰撞出的既灿烂夺目又痛苦异常的奔涌着血和泪的情感之花。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叶赛宁，这位青年诗人作为“俄罗斯最优秀的儿子”而永载史册，他的诗歌就像是俄罗斯大地上回荡着的旷野的呼声，粗野、真诚、亲切，闪烁着夺目的光辉。他是一个俄罗斯农民的儿子，面容清秀而略带狡黠，有一双灵活的蓝眼睛。在他的品格与富有诗人气质的性格中，有一种类似于罗伯特·彭斯和亚瑟·蓝波身上的某些邪恶的素质。十月革命后，他住在莫斯科，并加入了由诗人和小说家马里恩戈夫创立的追求华丽词藻的意象主义派。

邓肯和叶赛宁的第一次会面充满了戏剧性，两人显然属于一见钟情，据马里恩戈夫回忆当时的情形：

“……她慢慢向前走来，仪态端庄。她用那双晶

亮的蓝色大眼睛环顾房间，瞥见叶赛宁时，她的目光凝视着他。她那小巧的嘴对他微微一笑。然后伊莎多拉斜倚在长沙发上，叶赛宁走过来坐在她的脚边。她用手指抚摸着他的卷发说：solotaiagolovagb（意为“金色的头”）

当我们听到伊莎多拉说出这两个字时，都感到很惊讶，她总共只知道别人教她的十几个俄语单词啊。然后伊莎多拉吻了吻叶赛宁的嘴唇，从她那像枪伤般鲜红的小嘴中，带着愉快亲切的语调，又说出一个俄语单词：“Anguel（天使）！”

她又吻了他一下，说“Tchort！（魔鬼）”

凌晨4点，伊莎多拉·邓肯与叶赛宁走了……”

1922年初，叶赛宁住进了普列特西斯坚卡20号漂亮的公寓。

1921年11月7日，苏联将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周年，伊莎多拉决定在莫斯科大剧院免费演出，所有的报纸都向读者介绍了这位世界闻名的舞蹈家勇敢地离开了“面临崩溃的资本主义欧洲”来到这里为这个新生共和国的孩子们工作的事。许多没有领到入场券的人们失望地跺着脚，簇拥着，推搡着，一队警惕的警察组成的封锁线只能抵挡住他们不冲入剧场的大门。

邓肯表演了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乐》和《斯拉夫进行曲》，前者被邓肯用交织着欢乐与悲伤、生命与死亡、热情与新生的充满感情的动作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部时而堕入感情深谷时而登上胜利高峰的进行曲，使剧场自始至终处于热烈的气氛中。而在后一个舞蹈中，观众看到了一个拖着脚镣的奴隶，他正佝偻着他那疲惫的身躯，忍受着重负，精疲力尽地跪倒在地。突然，他用力挺直身躯，抬起重重垂下的头，他的脸因仇恨而可怕地扭曲着，他挣断镣铐，从背后抽回僵硬的手臂，伸向空中——那欢乐的新生活。所有的人都理解了这段表演的寓意，引起了大家深深的感情上的共鸣。

《斯拉夫进行曲》激起的情感平息后，管弦乐队奏起了《国际歌》，伊莎多拉身披红色的衣裳，坚定地挺立在舞台中央，宛若一尊庄严而优美的雕像。她形象生动地表演了旧制度被推翻，新制度开始了，而人与人之间充满兄弟般的情谊。在她如此巨大的热情的感召下，观众们全体起立，热情地唱起了他们颂歌的歌词。这时，人们看到艾尔玛从舞台一角走了出来，手牵一个小孩，后面是——100个身穿红色束腰上衣的小孩子，每一个人都把左手高高举起，亲密地紧握住前一个孩子的左手，他们在蓝色帷幕的衬托下慢

慢移动，组成一条艳丽的活动饰带。随后，他们在宽阔的舞台上围成一个圆圈，稚嫩的手臂伸向灯光，伸向他们环绕着的崇高、勇敢、光彩照人的伟大教师的挺立的身影……

这一次的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由于苏联政府实行新政策，不再支付这所学校的费用，伊莎多拉的舞蹈学校又一次陷入了困境。伊莎多拉克制着心中的失望，为了理想，毅然决定依旧留在俄国，举行全国性的巡回演出，以支持莫斯科的舞蹈学校。

一次在彼得格勒，专为海军基地的水兵们举行了一场演出。然而在伊莎多拉演完第一个节目后，所有的灯都熄灭了，整个剧场陷于一片黑暗之中，于是观众们大声喧哗起来。这时伊莎多拉将一个灯笼高高举过头顶，问水兵们愿不愿意为她唱几首他们的歌曲。

在瞬间的沉默后，从她面前的黑洞洞的大厅中，伊莎多拉听到一个独唱的声音。那声音洪亮圆润，充满活力，坚定自信，唱的是那支古老的革命歌曲《华沙革命歌》，而其他观众们得助于黑暗和鼓励，跟着领唱者一起唱了起来。深沉洪亮的歌声从黑暗中涌出来，倾泻在舞台上。

伊莎多拉一动不动地站着，她的永不退缩的手臂依然高擎着烛光摇曳的灯笼，她的面颊上热泪滚滚。

她的心底充满了感动和激情，从这些看不见的纯朴的人们口中涌出的大合唱音乐，比任何曾用乐器演奏出来的乐曲都更具有令人感动的人情味，更雄壮也更辉煌。

一个小时之后，伊莎多拉对水兵们说：“当众多的人合唱时，歌声永远是美妙的。然而，我从未听到过这样充满质朴美的世间少有的音乐。我永远不会忘记今晚所听到的歌声。”

1922年4月12日，伊莎多拉的母亲病逝于巴黎雷蒙德的住所。从那时起，伊莎多拉便陷入一种抑郁烦躁的情绪之中。她决定离开莫斯科一段时间，去美国安排一次巡回演出，并最好能带上一些学生，以显示她正在完成的工作。为了方便这次旅行，邓肯同叶赛宁履行了结婚仪式，尽管她的婚姻观并没有丝毫改变。为了纪念这次蜜月旅行，他们两人乘坐了从莫斯科到德国的飞机，以惊人的高价——每张1000金卢布的价钱购买了两张机票。

到达柏林，他们发现进入了一个斯拉夫人的聚集地，这座城市拥有一批名副其实的俄国贵族——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如此——被剥夺了财产的商人，满怀怨恨、无所事事的白军官兵，冒险家，知识分子，作家，画家，音乐家以及演员等。在这些四处游荡，神情恍

惚的人们中，只有一些人从事低贱然而诚实的劳动，其他人则夸夸其谈，自命不凡地打发着日子，并不是都反对在他们不幸的祖国所建立的新政权。

在这里他们遇到许多作家，其中包括伟大的高尔基。高尔基认为叶赛宁是新一代最伟大的诗人，但他与蜚声世界的舞蹈家的结合并不明智。据高尔基所见，这位舞蹈家纵使竭尽全力也无法理解他的丈夫——一个杰出的斯拉夫天才的充满浓郁俄罗斯气息的诗作！高尔基并不十分欣赏伊莎多拉的艺术，似乎并未领略到她的艺术美的真谛。他评论说，在和朋友一起观看了伊莎多拉特地为他们举行的舞蹈晚会后，她留给他的印象不过是一个拼命取暖的妇女！”……

1922年10月，伊莎多拉和叶赛宁来到了美国。然而在这里一开始他们就受到了粗暴的对待，有关部门审察并扣留了他们。在极为繁琐的检查之后，伊莎多拉终于可以在纽约举行演出了。演出一如既往，在观众的欢呼与掌声中落幕。

然而在波士顿，伊莎多拉却被观众的麻木不仁和音乐厅冷峻的灰暗所激怒，演出结束时，她在头顶上挥舞着红丝绸围巾，大声说道：

“这是红色！我也是红色的！这是生命与活力的颜色。你们过去曾经是不受文明社会的约束的，现在你

们也仍然带着发乎天性的感情来欣赏我的艺术吧！”

此时一些老年人从座位上站起来匆匆离去，哈佛大学的青年学生，以及来自波士顿音乐美术学校的学生则留在那里欢呼喝彩。

翌日，美国全国所有的报纸上都出现了大标题和耸人听闻的报道，在某些不择手段好撰写奇闻轶事的作者笔下，伊莎多拉被详尽描述成扯掉薄纱的红裙在头上挥舞，浑身裸露着发表讲话……

为此波士顿市市长柯利以负责公众道德为由禁止伊莎多拉再在此地表演。伊莎多拉怒火万丈，她那不屈不挠的天性促使她在去芝加哥之前，又一次发表了一番惊世骇俗的言论：

“如果说我的艺术是某一事物的象征的话，那就是妇女自由和妇女从墨守陈规的习俗中，即从新英格兰清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象征。我宁愿全裸体地跳舞，也不愿像当今的美国妇女那样，半裸体地、带挑逗性地、装模作样地在大街上行走。人体本身就是一种美，因为它是真实的、自由的，它应该唤起人们的崇敬，而不是恐惧。这正是庸俗与艺术之间的本质差别，因为艺术家会把他的全部生命，包括肉体、灵魂及思想毫无保留地展现在神圣的艺术宝座上……”

一到芝加哥，伊莎多拉就被兴高采烈的记者们包

围了，然而她已厌烦透了，不愿意再讲在波士顿发生的一切。这里的人也开始叫嚷要“驱逐红色舞蹈家”，然而伊莎多拉决不会向任何人妥协，她又一次在公众面前发表演说：“我的经纪人告诉我，假如我再发表讲话，我的巡回演出就要告终了。那也很好，我早就要返回莫斯科，那里有伏特加酒，有音乐，有诗歌，有舞蹈。”她稍停片刻接着说，“哦，对啦，还有自由！”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伊莎多拉继续西下践约。到达印地安纳波利斯的时候，那里的市长，尚·卢克斯先生，极度警惕地安排了四个警察在剧场内，并声称“如果她胆敢在这里干些不文明的勾当，我们将随时干预！”简直愚不可及，伊莎多拉根本不屑于理他，因为这里的观众极为热情地支持了伊莎多拉的演出，自始至终场内气氛都很好，那四个警察形同虚设。

离开印地安纳波利斯之后，伊莎多拉和钢琴师马克斯·拉宾诺维奇一起，奔赴各大城市演出，诸如堪萨斯城、底特律、巴尔的摩和费城等。

1923年，伊莎多拉·邓肯在纽约举办了她的并不太成功的两场演出之后，决意返回欧洲去。因为她已被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攻击搞得精疲力尽，加上叶赛宁喝了倒霉的私酒而使身体状况恶化。

重新回到巴黎，回到欧洲，对于叶赛宁来说这一切都糟透了。他恨不得立即将对美国的全部记忆都湮没在酒中，然而这个暴饮的酗酒者不但没有忘记这一切，反而唤醒了他心中所有的恶魔。一天，他像一个疯子一样冲进他在克里永旅馆的房间，打碎了所有的镜子，并损坏了房间内的木器。警察好不容易才把他制服，送到了附近的警察局。

伊莎多拉忠诚地站了出来，保护他的丈夫。她在报纸上为他辩护，声称“叶赛宁是众多的美国的禁酒法的受害者之一。”并以一个母亲般的胸怀矢口否认叶赛宁袭击她的事情。她在报纸上这样写道：“叶赛宁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在正常状态下实为一个完美的人。我相信全世界有无数颗真诚的心与我一同祈祷，愿这位富于想象力的伟大诗人能够康复，日后去创造这个世界极为需要的那种美好的事物。”

但是这事发生以后，巴黎有名的旅馆都不愿接待他们这两位名声在外的住客。他们于是又搬回到她豪华大街的住宅里去，举办演出接待朋友。

一天，叶赛宁觉得伊莎多拉的朋友不合自己的心意，便上楼回自己的房间去了。后来，当有人弹奏贝多芬的奏鸣曲时，他怒容满面，满头金发蓬乱着奔了进来，用俄语吼道：“一帮得意忘形的家伙，破烂的

雪撬毯子，行尸走肉，一群懒汉邈邈鬼，你们把我吵醒了！”

他抓起一个蜡烛台，朝一面镜子砸去，顿时，碎玻璃落了一地。有几个人试图阻止这个拳打脚踢，难以驾驭的俄国佬，没有奏效。一个仆人给附近的警察局打了电话，叶赛宁被带走了。

第二天一早，伊莎多拉在朋友们的劝告下设法将丈夫从警察局转送到疗养院。好奇的记者们仍然在刺探着她的生活，并利用一些专门刊登丑闻的报刊进行宣扬。换了别人也许会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但伊莎多拉决不。她在法国《快报》周刊上发表了义正辞严的驳斥那些下流说法的文章，为她的爱人叶塞宁辩护。

6月份的时候，他们的经济已到了很窘迫的地步，除了卖掉她那所住宅里的家具并将房子租出去以外别无它法。就这样，伊莎多拉和已出院的叶赛宁一起返回了俄国。

当伊莎多拉走下火车时，她看上去愁容满面，困顿不堪。而叶赛宁，这位感情极为奔放的俄罗斯诗人，心中泛起重回俄国的巨大感情波澜。他欣喜若狂，加上伏特加酒的作用，使他砸碎了车厢里所有的玻璃窗。

到了莫斯科之后没多久，叶赛宁就消失了三天，经过三天忐忑不安的等待，伊莎多拉决定远远离开莫

斯科，到别处去度过夏天剩余的日子。她出去买了两张当晚去高加索的火车票，并认定在她的生活中叶赛宁插曲已告结束，她似乎产生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当艾尔玛着手为她的老师准备行装时，她立即发现伊莎多拉的东西少得可怜。而叶赛宁却有各种各样的提包和箱子，里面装满了各种奢华的物品——这都是这位诗人准备送给亲朋的礼物。就在大家目瞪口呆之际，叶赛宁突然回来了，大叫：“谁摆弄我的箱子了，我要杀了他！”当晚，伊莎多拉在车站上又见到了叶赛宁，他们在温情脉脉的气氛中告别。

伊莎多拉启程前往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见到的第一个人居然是她来自纽约的老朋友——诗人和作家马克思·伊斯曼，他来到这里是为托洛茨基撰写传记。

伊莎多拉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并决定在高加索巡回演出她要演出的曲目是《悲怆交响乐》和《斯拉夫进行曲》。清晨，小号吹出的刺耳的歌颂沙皇的音符划破了黎明的寂静，几位早起散步的游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三三两两聚集到乐队的帷幕前。这时一位怒气冲冲的契卡官员出现在他们面前，责备他们反复演奏这支刺耳的沙皇赞歌是什么意思。可怜的指挥反复向那位令人望而生畏的官员解释说这

场虚构的反革命示威没有任何含义，他是奉邓肯女士之命来排练这支出自俄国享有盛誉的作曲家之手的曲子的。

当晚，剧场座无虚席，气氛十分紧张，因为邓肯即将演出“上帝保佑沙皇”这一节目的消息早已传遍全城。当邓肯一登上舞台，两位全副武装的契卡官员就通知她如若不取消《斯拉夫进行曲》，演出就不能进行。伊莎多拉不屑与他们继续交涉，径直绕过帷幕走向台前，她问剧场里是否有人愿将她的德语译成俄语，坐在第一排的一位男士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愿意提供帮助。其实在座的人大都是富裕的资产阶级，他们都能听甚至会讲德语。

伊莎多拉说道：“后台有几位警察局的官员。”（观众不安地骚动起来。）“他们来逮捕我！”（观众安静下来准备欣赏这场演出。）“如果我今晚为你们表演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他们就要逮捕我。但是即使他们事后拘捕我，我也要跳这支乐曲。无论如何，监狱也不会与大旅馆的客房相距太远吧。”（观众为舞蹈家机智的讽刺而发出会心的笑声，因为之中大部分人都住过那个臭虫跳蚤横行的大旅馆，深受其害。）

此时，那位一直缄默不语的主动担任翻译的人大声说：

“您不必担心，邓肯同志，您可以开始演出了。我以伊斯普尔科姆苏维埃主席的身份准许您表演柴可夫斯基的进行曲。”

观众们激动万分，爆发出雷鸣般的喝彩和掌声。伊莎多拉嫣然一笑，向主席致谢后退回了后台。

这时艾尔玛已经将两个契卡成员用力从神圣的邓肯式地毯上推了下去。邓肯的秘书由于前一天踝骨扭伤只好一动不动地坐在轮椅里，否则他也肯定会助一臂之力的。两位契卡官员不再啰嗦就离开了舞台，伊莎多拉再次出场。她对柴可夫斯基的两部作品以及《国际歌》的戏剧性处理掀起了观众们感情上的波澜，如潮的喝彩声此起彼伏，一阵高过一阵。

然而契卡当局并不就此善罢干休，他们不敢冒犯伊莎多拉和艾尔玛，却要逮捕纯属无辜的秘书。伊莎多拉满腔怒火，这时她想起托洛茨基仍在这里，便不顾一切地冲到这位大人物的别墅门前。当然她没有被获准入内，但是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荷枪实弹的士兵们撤离她们的住处。但是临走时那些官员威胁说他们要报复那晚所受的一切侮辱，对此，伊莎多拉的回答只是更有力、更轻蔑地重复：“Swolitch！”（意为“坏蛋、下流坯”）。

发生这起事件后，伊莎多拉觉得应该离开此地，

于是她和艾尔玛及学生们去了巴库。在这里伊莎多拉为石油工人们举办了一场她有史以来条件最差的演出，然而她却以十分崇高的感情极为投入地进行了表演。

她在那里还为石油工人的孩子们举行了一场演出，跳了许多她20年前自编自演的舞蹈，这些节目表现了爱情和青春的快乐，销魂的陶醉和狂喜。那天，伊莎多拉身披薄如蝉翼的粉红色衫裙，栗色的秀发上缀着鲜花，轻盈地跳着，仿佛又回到了黄金之国。此时此刻，她变成了“一个沉浸在爱河中的娇艳如花的少女”。在格鲁克、舒伯特、勃拉姆斯、肖邦等大师的乐曲声中，她将少女的迷恋和狂喜表现得淋漓尽致，她的优雅和喜悦出自自然，丝毫没有刻意雕琢的痕迹。凭着坚强的意志和杰出的天赋所产生的巨大的力量，她捕捉到了飞逝的青春精灵，并在一个下午将其牢牢地留在了举手投足之间。

离开巴库，伊莎多拉又来到了古老的格鲁吉亚首府梯弗里斯。这是一块充满音乐感的极富魅力的土地，伊莎多拉在这里为古老的民族音乐及民间歌曲所深深吸引。而且尽管暑热逼人，她在这里的数场演出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每次演出结束后，在为了一睹舞蹈家的风采而蜂拥而上的观众中，总有一位十分执着的女士的身影。她是伊莎多拉热情的崇拜者，是一位舞

蹈表演学校的创建人和校长，她热烈地要求伊莎多拉参观她的学校。

在一大群身着所谓的希腊式洁白衣衫的格鲁吉亚少女在西贝柳斯的《悲伤圆舞曲》的音乐中奇特地、富于弹性地扭曲着全身表演所谓舞蹈之后，伊莎多拉将一大束象征着死亡的花朵掷在她们面前，并说：“你们在做的事情多么可怕，多么可怕！你们没有教会这些孩子们简朴优美的舞蹈，而是让她们做一些粗俗不堪的后宫舞中的妓女动作。噢，这有多糟！”说完，不顾这位舞蹈教师和家长们的愤怒及羞辱，伊莎多拉仍像入场时一样，目不斜视地款款步出了大厅。

高加索的最后一站是巴图姆，在这里她遇到了一群年轻英俊的格鲁吉亚诗人，并且举行了数场演出，然而她的内心却总有一个影子在浮现——叶赛宁，你在何方？

很难说清楚这两位天才与叛逆者之间复杂而多变的感情，天才人物似乎总对伊莎多拉有致命的吸引力。她觉得叶赛宁是自己生命秋天里的合适恋人，不过与这种秋天的贪婪胃口掺合在一起的，似乎还有一种母性的柔情——在她看来，叶赛宁似乎是她淹死了的儿子的化身，伊莎多拉对他像对一个孩子一样迁就。作为一个诗人，叶赛宁才华横溢，光芒四射，他就像大

自然的喉舌一样歌唱自然的神秘，心灵的颤抖，不可言说的激情。然而作为一个丈夫，他自私、粗暴、神经质，似乎天生不具备爱的天赋。他是一个纵饮无度的酒鬼，不断地侮辱他的妻子，不断地离开她，甚至在这段时间内过着极为放荡的生活。然而伊莎多拉总是无条件地原谅他——一切似乎是命中注定的悲剧。

此时的叶塞宁，已同另一位姑娘在一起。邓肯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他喝得醉醺醺地来索要他的胸像，这座巧夺天工的半身像是由才气横溢的科尼奥可夫用一块木料雕刻而成的。当时邓肯拒绝将胸像在他喝醉的情况下交给他，然而他却自己站在椅子上拿到了它。当然，最后，他还是在这种昏迷的游逛中失去了这个拖累人的胸像……

第八章 辉煌的挽歌

当叶赛宁终于从伊莎多拉的生活中完全消失以后，她在学校里度过了一段宁静的时光。她为孩子们授课，大量读书，甚至还想写回忆录。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她写下了这样的话语：

“众神在分送他们的礼物时索取了高昂的代价，每一份欢乐都附带着一份相应的痛苦。他们在赐给名誉、财富和爱情时，也索要了鲜血、眼泪和刻骨铭心的悔恨。我总是置身于火焰之中。”

这就是伊莎多拉——一个真实的、伟大的心灵深处所发出的泣血的心语，这是一个经历过种种艰难困苦的人生经历的艺术家的真切感悟。

1924年初，列宁逝世了，整个苏联沉浸在一片肃穆的悲痛之中。伊莎多拉尽管从未与这位伟大的领袖接触过，但他的去世仍使她深感悲痛。在进入工会大厦的大厅里瞻仰遗容之前，她在一位朋友的陪伴下站在外面工人农民的行列里，冒雪等待了好几个小时。刺骨的严寒冻掉了她同伴的一只耳朵，她自己也在本次漫长的等待中几乎被冻僵。然而几十万悲痛欲绝的群众队列缓缓绕过遗体的悲壮场面，给伊莎多拉

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她为列宁创作了两首葬礼进行曲以寄托自己的哀思，创作时她参考了一些流传甚广的歌曲。第一首参考了列宁心爱的革命颂歌，第二首则参考了《革命英雄葬礼进行曲》。在后来所有的演出中，伊莎多拉都跳了这两支葬礼舞曲，对不同的观众都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1924年4月，伊莎多拉返回莫斯科，随即前往列宁格勒，住到了驰名天下的欧洲旅馆里。在这里她经常高朋满座，既有阿·托尔斯泰这样的著名作家，也有阿图尔·施纳贝尔这样的音乐家，还有许多著名的演员、诗人、画家。他们宛如置身于十月革命前的环境中——面前是富丽堂皇的桌子，旁边是银制的香槟酒冷却器。

一次伊莎多拉的经纪人给她联系了一场在一座名叫威特普斯克的小镇的演出。因为伊莎多拉拒绝乘坐“三等客车”赶到那里，她的经纪人不得已搜遍全城找到了一辆“私人汽车”。这辆战前的遗物身上伤痕累累，一块块补丁和其他不当的修补更使它显得滑稽可笑。而他们一行人居然乘坐这辆破车安全地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然而在归途中，悲剧发生了。伊莎多拉不断要求汽车加速，这辆车全速颠簸了几俄里后便碎成两段。

司机所在的前半部翻了筋斗，后半部则和乘客一起甩进了沟里。两位乘客被死死压在行李下面，目瞪口呆地躺地那里。

几天以后，伊莎多拉带着伤痕离开了列宁格勒，甚至比以前更加穷困。在她离开欧洲旅馆时，她给亲密的朋友们留下一张未付讫的票据作为在此居留期间过得十分愉快的纪念。她的这一做法有点像一位小国的君主偿还战款。

伊莎多拉重返莫斯科已是六月仲夏，学校里的孩子们正打算度暑假。伊莎多拉在列宁格勒所受的挫折迫使她设法重整旗鼓，以改善自己和学校的经济状况。于是她带上一些最具天资的学生开始巡回演出。

这次巡回演出始于基辅，在基辅大剧院里举行了首场演出。伊莎多拉用德语讲授，翻译将其译成俄语，孩子们则用舞蹈动作进行表演，然后在艾尔玛领舞的一系列舞蹈后，演出结束了。这种表演方式的效果并不太好，因为他们已欣赏过伊莎多拉轻盈美妙、富于青春魅力的单人舞，所有的学生合在一起也远不如她独自一人演出时动人心弦。其他场次的演出都是在颇具规模的管弦乐队的伴奏下露天演出的。伊莎多拉总是独自表演前一部分——通常是瓦格纳风格的舞蹈——艾尔玛和女孩子们合演的勃拉姆斯和舒伯特的舞曲

则构成了演出的第二部分。在基辅逗留两周后，伊莎多拉发现学校的经济条件未见好转，大部分演出所得付给了管弦乐队和旅馆。

伊莎多拉将艾尔玛和孩子们送回了学校，自己则和钢琴师、经纪人一起到其他城市继续演出，他们期待着这次演出的成功。然而事与愿违，他们三人一直在极度恶劣的条件下四处奔波，受尽了各种折磨，结果却一无所获！

8月中旬，伊莎多拉返回莫斯科来签订去德国巡回演出的合同。整个夏天都在运动场上接受舞蹈训练的孩子们得到了伊莎多拉返回的消息，便聚集在位于普列特奇斯坚卡大街的校舍外面。伊莎多拉乘车离开火车站驶往学校，抵达后被迎进了学校大客厅的阳台上。在那里她俯瞰着由500多名身着红衣的儿童构成的海洋。他们向她欢呼，她则报以微笑，并向他们挥舞着红围巾。随即乐队奏起了《国际歌》，孩子们依次轻盈地从阳台前面舞过，每人都将前面同伴的手高高举起。

伊莎多拉热泪盈眶地看着他们。她对身旁的人说：“见到这500多名在阳光下，优美自然地载歌载舞的孩子们，我所受的那些磨难算得了什么呢？”

当孩子们列队前往麻雀山去上每日必修的舞蹈课

时，伊莎多拉无法安心留在学校休息了。她跟着他们来到了运动场，他们在此再次为她翩翩起舞，列队而行。从此以后，伊莎多拉冒着八月的酷暑，天天前往运动场为幸福的孩子们授课。她为他们的进步而欣喜万分。在一篇文章中她这样写道：

“我亲眼看着这数百名孩子舞蹈：他们有时像一片绵延无尽的火红的虞美人在随风摇曳。有时望着他们一起冲向前方，又觉得他们是一队年轻的男女战士，时刻准备着为实现新世界的理想而奔赴战场。然而最令人欣喜的还是孩子们溢于言表的激情和幸福。他们多么乐于将全部身心投入到优美的动作中；当他们边跳边唱时，似乎全身已在这完美、欢畅的青春旋律中得到了升华。”

一天下午，伊莎多拉灵感勃发，便根据士兵和孩子们天天必唱的一些深受欢迎的革命歌曲创作了七个舞蹈：

- (1) 同志们勇敢地前进
- (2) 一、二、三，我们都是先锋队员
- (3) 年轻的卫兵
- (4) 锻工之歌（或锻造自由的钥匙）
- (5) 工作之歌
- (6) 纪念 1 9 0 5 年

（7）少年先锋队队员

伊莎多拉的莫斯科舞蹈学校的女学生们在包括西伯利亚在内的俄国各地以及中国的一些大城市里表演了上面的这些舞蹈以及悼念列宁的两个舞蹈节目，观众的反应非常之好。这些舞蹈不仅富于革命性而且具有名副其实的造型美。其中，《锻工之歌》、《工作之歌》，以及《纪念1905年》均是舞蹈艺术的杰作，可与这位伟大的舞蹈家根据舒伯特和勃拉姆斯创作的舞蹈媲美，较之她为表演格鲁克的《俄狄浦斯》和《伊菲姬尼》而安排的各种群舞也毫不逊色。

1924年9月，伊莎多拉在同德国演出主办人代表谈判期间，着手安排了一系列告别演出，这些演出均在卡默尼剧院举行。在第一个晚上，她安排了一组受各国人民为自由而战的启发而创作的舞蹈。她以表演一支爱尔兰歌曲拉开了演出的帷幕。与此同时，艾尔玛在后台高唱这首名叫《王后的衣着》的歌谣。旋即，少女们表演了融爱尔兰快步舞和双人对舞为一体的极富魅力的舞蹈。接着出现在舞台上的是法国革命的插曲，伊莎多拉跳起了令人热血沸腾的《马赛曲》，由莫斯科歌剧院的一位歌手在后台唱出歌词。她尽情地跳着，随后少女们全部出场，跳起了激动人心的法国革命时期的街头舞蹈。之后，她们又演出了表现匈

牙利起义的《拉科夫斯基进行曲》。

演出的第二部分是由伊莎多拉创作的反映俄国革命的舞蹈。在这些节目中，少女们边唱边跳，她们的首次演出赢得了阵阵发自内心的高声喝彩。最后，伊莎拉的学生们在她们辅导了一夏的500名儿童的陪伴下，边跳边唱《国际歌》，全体观众和她们一起唱着，整个剧场回荡着嘹亮的革命歌声，肃穆、庄严、神圣、美好的歌声。

第二天，伊莎多拉举行了单人舞晚会，在钢琴师梅奇克的伴奏下表演了一组克里亚宾和李斯特的作品。在她为演出所作的文字说明里，她高度赞扬了这两位大师，尤其是前者的作品，表现了伊莎多拉一以贯之的创作准则——高扬个性与生命的旋律，向命运挑战。

第三天的晚会全部上演肖邦的作品，伊莎多拉在法国和美国曾多次表演过这些曲目。第四天晚上，在孩子们开始跳舒伯特、格鲁克和施特劳斯的舞曲之前，伊莎多拉向公众作了长时间的演讲，讲述了她这么多年的奋斗历程，她的教育理想，观众们为她深深感动了。

在离开苏联之前，伊莎多拉应主席夫人之邀为许多领导人以及团员、党员们举办了一场免费舞会，这些人无疑是伊莎多拉和学生们所遇到的最为热情洋溢

的观众，教育和艺术人民委员卢纳察尔斯基作了长时间的发言，反复强调伊莎多拉对年轻一代的辛勤培育具有非凡的重要性。由于主席夫人的出面，伊莎多拉的思想已转向乐观，她想如果政府有可能为学校提供帮助，哪怕是多么微小的帮助，她都会立刻赶回俄国。

在去往德国的途中，伊莎多拉乘坐的飞机出现了故障，被迫降落在一个机场上。一群农民孩子立刻围住了这架飞机。伊莎多拉瞬间便拿出手提式留声机，为这些兴高采烈的孩子们上了舞蹈第一课，和来俄国途中的情形一模一样。飞机重新起飞后，伊莎多拉思考着这个巧合是否是始与终的大循环。她是否还会回到俄国？学校是否会解体？她的飘泊和失望是否也没有尽头？

伊莎多拉一到达柏林便陷入了困境。与她签约的人欺骗了她，报纸上也对她的到来议论纷纷，各国都以她的“政治关系”为借口拒绝给她签证，除了几个朋友给予的极为有限的帮助之外，伊莎多拉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后来一位远在美国的朋友凑了几百美元给她，伊莎多拉这才来到了巴黎。

各国报刊，尤其是那些热衷于登爆炸新闻的报纸对她纠缠不休，因为风传伊莎多拉要将她收到的情书公之于众。然而她只是回答他们说她正考虑撰写一部

回忆录，描绘远比自己感情生活重要的艺术生涯。

后来在哥哥雷蒙德的帮助下，伊莎多拉到了尼斯，尽管缺乏钱款，她却过得十分愉快，并把她居住的地方叫作“昆斯赖的花园”，与她的艺术家朋友们时常来往。四月的一天，伊莎多拉的右臂被蚊虫叮了一下，很快剧烈地肿胀起来，她病倒了。

病好之后，伊莎多拉回到巴黎，生活窘迫的她日渐忧郁。然而就在这个地方，伊莎多拉请来了曾为她担任过秘书的小说家朋友安德列·阿尔恩伊弗尔德，与他商量在法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办一所可以接收1000名无产阶级儿童学习舞蹈的学校。后者对此颇感兴趣，一直在为伊莎多拉多方奔走，然而一次一次的会晤和洽谈就像纸上谈兵，一切具体的问题都未能落实。

1925年底，俄国传来了叶塞宁的死讯。他是在列宁格勒的一所旅馆里自杀身亡的，几年前正是在这间客房中他与伊莎多拉度过了第一夜。诗人割开左腕的静脉，用鲜血写下了《致友人》一诗，然后自缢身亡。

各家报纸都报道了此事，并利用叶塞宁在巴黎克里永旅馆经历以及他与伊莎多拉·邓肯在俄国和美国时的一些传闻大作文章，渲染此事。为此，伊莎多拉向

巴黎的新闻社会发出抗议,声称“我与叶赛宁之间从未发生过争吵或离异.我万分悲痛地哀悼他的去世。”

伊莎多拉一如从前一样从不在一个地方停留过久。除了一些演出之外,她一直致力于自传的撰写工作,并开始意识到只有通过这一途径才能重新富裕。在她的一些朋友的帮助和鼓励下,她与一家美国出版商签了约。

1927年夏季,伊莎多拉在莫加多尔剧院举办了一场演出,尽管此时处于巴黎的演出淡季,然而剧院里却座无虚席,名流云集。

帕斯德卢普管弦乐队在杰出的音乐家阿尔贝·沃尔夫的指挥下,极为出色地演奏了西泽·弗兰克的交响曲中的小快板,揭开了晚会的帷幕。随即,伊莎多拉合着弗兰克的交响乐片段——《救世曲》,跳起了凝重肃穆的舞蹈。当剧场里回荡起舒伯特不朽的《万福马利亚》,伊莎多拉伸出了那双没有摇篮可摇的母亲的手臂,一些观众大声啜泣起来……

当伊莎多拉表演全部结束,观众席上响起了如潮的喝彩声。她款步走向舞台前部,招呼其他与她合作的人一起在撒满鲜花的台上向观众鞠躬、微笑。面对热烈鼓掌喝彩的观众,伊莎多拉未作任何讲话,甚至未发一词。伊莎多拉一反常态的做法使她的许多老朋

友隐约感到一丝无言的伤痛。

莫加多尔晚会结束之后，伊莎多拉等候着出售自传连载版权的结果，然而除了在英国购买连载权之外，别的地方杳无言讯。伊莎多拉与好友玛丽·德丝蒂抵达尼斯后，一筹莫展。由于身边无钱，也没有希望搞到钱，玛丽·德丝蒂勇敢地前往圣吉恩—卡普—费拉特的一座别墅拜访了正在避暑的洛亨格林。他尽管已不再是昔日的那个百万富翁——佛罗里达的经济危机吞噬了他大笔的现金和债券——却仍怀念旧情，同意资助他依然倾慕的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在这一段时期内，她将编排出一组新的节目，其中包括李斯特的《但丁奏鸣曲》改编的舞蹈。

形势似乎有所好转。12日星期一，伊莎多拉和德丝蒂愉快地去赴由美国艺术家罗伯特·钱德勒和克莱门斯·伦道夫小姐主持的午宴。席间不乏揶揄和笑话，午餐即将结束时，有人提出这两位同坐一桌的伟大的美国艺术家——钱德勒和伊莎多拉——应当结婚。当天这个玩笑不胫而走，甚至到了向纽约各报发电宣布他们订婚的消息。

伊莎多拉对一辆小巧玲珑的布加蒂塞车以及它的英俊潇洒的意大利司机深感兴趣，这成了人们打趣的另一个中心内容。这位拥有一个车库的年轻的意大利

人本奥伊特·法尔凯托准备于9月14日星期三晚前来接这位顾客乘车兜风，让她看看汽车的运行情况。

13日星期二，伊莎多拉应邀到朋友和经纪人奥托伊斯先生家中用餐，他们研究了在里维埃科和法国其他地区举行冬季巡回演出的可能性。饭后，奥托伊斯夫妇将他们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的孩子带进屋里介绍给大名鼎鼎的客人。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似一把利刃深深刺痛了舞蹈家心中的旧伤，她惨叫了一声冲出屋外。她的朋友马上追了出来，见她在静谧的大街上踉踉跄跄地走着，身体随着一阵阵令人心碎的抽泣而痉挛着……

第二天清早，伊莎多拉来找朋友玛丽。因为哭了一夜，她的眼睛红肿着。她说：“玛丽，我不能这样下去了。14年来，我心里一直带着这种痛楚；我无法这样生活下去了。……你必须帮我找到一种解脱的办法。在一个蓝眼金发的漂亮孩子随时可见的世上，我不能活下去了。我不能。我不能。……”

悲剧的发生就像命运一样不可逆转，而且总是那么突如其来，势头迅猛，等你意识到的时候一切已无法挽回。

1927年9月14日夜晩，伊莎多拉和玛丽在一家位于英格兰大街附近的饭馆里静静地用餐。玛丽

似乎为一种莫名的压抑和烦躁所困扰，然而伊莎多拉叫她不要过分担心。她们一回到工作室，伊莎多拉就跳起舞来。

听到敲门声，肩披红色羊毛围巾的伊莎多拉一把抓过色彩斑斓的丝围巾，在脖颈上绕了两圈，舞向房门去迎接法尔凯托。

司机沿着小径向汽车走去，伊莎多拉则在他身后翩翩起舞。当她准备在司机身边落座时，她转过身来对玛丽·德丝蒂以及站在工作室门厅里的一位朋友挥手喊道：“再见，我的朋友们，我就要踏上通向光荣的道路！”

汽车启动时，人们见到伊莎多拉将长围巾的流苏甩到了左肩上。汽车全速向前冲去，围巾似乎垂落在车轮旁边的地上。玛丽·德丝蒂尖叫起来：“你的围巾，伊莎多拉，捡起你的围巾！”

汽车戛然而止。朋友们冲了上去，发现伊莎多拉的头部已经向前倒了下去，司机在旁边边作手势边用意大利语哀号：“我杀死了圣母！我杀死了圣母！”

丝围巾的一部分和流苏被紧紧缠在车轴上，当疾驰的汽车在距离工作室20米处突然颠簸时，围巾裹紧了伊莎多拉的颈部。她自1913年4月便多次呼唤过的死神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只用一个突如

其来的动作便迅速挤碎了她的喉部，折断了她的脖颈，压裂了她的颈动脉。

朋友们把她火速送往圣罗克医院抢救，然而她的呼吸已完全停止，生命已离她而去。悲痛欲绝的朋友们将遗体运回了位于英格兰大街的工作室，为她殓殓后任人瞻仰。

洛亨格林来了，罗伯特·钱德勒来了，蓝色地区所有艺术家、诗人以及她的朋友们都鱼贯走入这间撒满鲜花的烛光摇曳的静静的工作室。人们商定将遗体运往巴黎，火化后将骨灰埋在迪尔德丽和帕特里克的遗骸附近。悲痛万分的洛亨格林出面解决了一切具体问题。9月16日星期五，在雷蒙德·邓肯，玛丽·德丝蒂和钢琴师的护送下，存放伊莎多拉的遗体的灵柩被抬上火车运往巴黎。灵柩上覆盖着一件富丽堂皇的紫色天鹅绒斗篷。

人们将灵柩从里昂车站运往雷蒙德·邓肯那间小工作室。星期六一夜和星期五全天，朋友们携带着鲜花络绎不绝地赶来。然而人们注意到虽然数以千计的美国人聚集在巴黎欢度退伍军人节，却只有三位身着戎装的步兵将未吸完的雪茄烟扔在工作室外，在撒满鲜花的灵柩前跪了片刻……

9月19日，伊莎多拉的朋友们在贝多芬和肖邦

的音乐声中将她的灵柩放到灵车上，准备送往佩尔·拉雪兹公墓。雷蒙德·邓肯将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铺在棺木的末端，有人献上了一大束唐菖蒲，并在上面别上宽宽的红缎带，上写“俄罗斯的心为伊莎多拉而哭泣”。

送葬者一行缓缓穿过巴黎市区，触目皆是伤心地，似乎每一个建筑，每块土地都有伊莎多拉奋斗、生活、表演及演说的身影。当他们最后到达佩尔·拉雪兹公墓的主门时，尽管在空中飘起了毛毛细雨，然而门外仍有成千上万的人在等候。

人们从灵车上抬下灵柩，放入一个巨大的盒子内，由工作人员运往火化炉。此时音乐响了起来，李斯特的《葬礼》，贝多芬的《行板》，舒伯特的《万福马利亚》，一阵阵熟悉的旋律在大厅中响起，人们的悲痛再也不能抑制，许多人开始大声哭泣。这时雷蒙德·邓肯一跃而起，走到大门之外，用沉静的声音讲述他们一家人历尽艰辛漂洋过海寻求发展的历程，讲完之后，又安静地回到座位上，就像什么也未曾说过。在一阵催人泪下的咏叹调唱过之后，诗人费朗·迪瓦尔缓慢地朗诵着悼词，又演唱了贝多芬的《在黑暗的坟墓里》——这是埃莉诺拉·杜丝最喜欢的歌曲，她曾为伊莎多拉唱过这支歌。

伊莎多拉被火化之后，她的骨灰放在孩子们——迪尔德丽和帕特里克骨灰之旁。

“人生的真谛是什么？谁能找到它？恐怕上帝自己也弄不清。”

伊莎多拉在她的《自传》中曾经这样写道。

的确，在伊莎多拉·邓肯短暂而灿烂的一生中，她始终在追求，在创造——创造美、创造爱、创造欢乐与光明的人生。她将始终在烈火中永生！